

一物多名・隨情施設：臺灣、閩粵一帶民宅

屋頂「風獅」考

陳磅礴

摘要

在臺灣、閩粵一帶傳統漢人民居的屋頂，時或可見一止煞安宅的辟邪厭勝物，以紅陶素燒而成，其形象或做一武將騎獸彎弓，亦有單獸的形式；其稱呼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自清代迄今，計有「風獅」、「風神」、「蚩尤」、「黃飛虎」、「瓦將軍」、「趙公明」、「申公豹」等不同說法，此外筆者翻查文獻，又再尋得「李廣」、「石獅子」等相關聯的稱謂。

在這麼多分歧的文獻記載當中，其來歷為何？形容與實物形象是否相稱？命名的背後是否蘊含著若干義理？本文擬透過文獻的爬梳整理結合實體文物及臺灣各地的實地田野調查，作一探討、釐清。

關鍵字：風獅、厭勝物、獅、虎、瓦將軍

壹、前言

臺灣、澎湖及金門等地傳統漢人民居的屋頂，舊時常可見一厭勝物（圖1），除通常做武將騎獅挽弓的造形外，亦有單獅之造形，其材質以陶燒最為普遍，並有石雕、灰塑等運用。「風獅（爺）」，為其常見的稱呼之一。

據前人研究，此一屋頂厭勝物年代多在清代以降，早期皆自對岸輸入，臺灣及金門等地



圖1 屏東民宅屋脊裝置陶質厭勝物。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並未出產。如朱鋒：「據石暘睢先生說：此物臺灣沒有燒製，大都由廈門輸入，臺南市陶瓷行老舖，都有輸進少數，但很短銷，有時殘品留存多年，至日據初期，尚有清代殘品。」¹以及陳炳容先生記錄黃奕海先生之報導：「昔日閩南許多燒製紅磚瓦的窯廠均有燒製此物，將磚瓦之素坯放妥後，師傅會捏些風獅爺擺於爐口空隙處，然後再封閉爐口燒製，由於此區火候較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拙文若有錯誤謬失之處，文責皆歸屬作者。本篇題名本不欲先入為主、以特定名稱指涉，但因其中變異太多，幾經掙扎卻仍有掛萬漏一之虞，故姑以流傳於閩南及臺灣地區較早的「風獅」稱謂名之。

1 朱鋒，〈風獅爺〉，《臺灣風物》，第15卷第2期（1965年），頁17-18。新垣宏一亦記載此物大部分皆出自中國廈門，臺南並未生產，見新垣宏一，〈臺南地方民家の魔除けについて〉，收入《文藝臺灣》，第2卷第2號（臺北：臺灣文藝家協會，1941年）頁74-85。

弱，因此有些風獅爺的成品燒製得並非十分堅固。有些人家購磚瓦時，便順購一、二尊，房屋建妥後即安置於屋頂上。」²從文獻記載及筆者田野調查來看，此物至少曾出現於臺灣之鹿港³、北港⁴、臺南及安平、高雄、屏東，外島則見諸澎湖、金門等地，然而因現代生活型態的轉變，傳統民宅多遭改建，加以此物為易碎陶製品以及竊盜等因素，目前仍留存於民宅屋頂者甚鮮，僅於金門民宅屋頂所見最多，臺灣本島民宅已極為罕見，晚近新增者多改以灰泥塑製，不再自對岸輸入。

此外隨著民藝收藏的熱潮，晚近臺灣古董民藝市場，常可見與臺地所見風格迥異的陶質獅形厭勝物，據云來自廣東潮州地區，販售的古物商則仍沿用臺灣慣常的說法，名為「風獅（爺）」。⁵

此類物件除「風獅（爺）」稱呼外，其名稱相當紊亂，翻查文獻尚有「蚩尤」、「黃飛虎」、「瓦將軍」、「風神」、「趙公明」、「申公豹」，甚至「李廣」、「石獅子」等相關稱謂；對於何種稱謂方為適切，學界亦有爭論及不同看法。

在這麼多分歧的名稱當中，其來歷為何？與實物形象是否相稱？命名的背後是否蘊含著若干義理？因臺灣早期此類物件皆由對岸輸入，且如今福建泉州與廣東潮州等地亦可見相類之物件。故本文以臺灣、澎湖、金門等地田野為主，中國大陸閩粵一帶則主要輔以文獻之爬梳，期透過文獻的整理結合實際文物及田野調查記錄，將上述問題作一釐清。也期望日後有機會能到中國大陸閩粵地區做田野調查，將研究推展得更加全面且深入。

2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金門：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1994年），頁72。

3 莊伯和，〈風獅爺的美術造形與資料舉隅〉，《金門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0年），頁145-166。文中指出鹿港景福巷許富盾先生收有一尊紅磚燒製之風獅爺，原為他家屋頂舊物，具避風煞之用，因修房子才取下保存。

4 筆者於北港朝天宮文物館展示，嘗見一陶質「風獅爺」破片，據云為當地北港溪出土之文物。

5 莊伯和，〈潮州風獅爺〉，《漢聲雜誌》，第56期（1993年），頁44。另參見維基百科多張廣東汕頭民居照片，亦多可見相似風格之獅形厭勝物，見〈風獅爺〉，收入「維基百科」網站：<http://zh.wikipedia.org/wiki/風獅爺>（2014年11月28日點閱）。

貳、文獻回顧及整理

一、文獻回顧

自明代流傳迄今的民間工匠用書《魯班經》，記載多種民宅厭勝物，其中位於屋頂的陶製武人像「瓦將軍」，以及書畫於紙或木板上拉弓配虎之將軍「黃飛虎」，皆常被後人指認為臺灣等地民宅屋頂之騎獸挽弓陶像，或被認為為其原型。

在日治時期臺灣本島，相關文獻計有：連橫1920年《臺灣通史》記述此屋頂帶騎陶像名曰「蚩尤」；片岡巖1921年《臺灣風俗誌》同時收錄「瓦將軍」、「黃飛虎」二種屋頂人形厭勝物名稱。⁶新垣宏一於1940年發表的〈臺南通信〉，即曾記錄訪問臺南製作「土人形」的店舖，詢問此民宅屋頂帶騎辟邪陶像之情事；⁷經過長期的田野調查，隔年發表的〈臺南地方民家の魔除けについて〉⁸以臺南地區此一屋頂厭勝物為主題，文章內容極具分量，文中記載此物民間有「風獅仔」、「鐵甲將軍」、「趙公明」等稱謂。三島格1941年〈獸牌について〉⁹，則認為此物「風獅」與《魯班經》記載的「瓦將軍」並無不同。

戰後於臺灣本島，朱鋒1965年〈風獅爺〉據故老報導，稱屋頂騎獅陶像為「風獅爺」；¹⁰吳瀛濤1977年《臺灣民俗》，似沿襲《魯班經》與片岡巖《臺灣風俗誌》，同時收錄有「瓦將軍」及「黃飛虎」兩種厭勝物。¹¹劉文三1978年《臺灣早期民藝》曾簡短述及此一屋頂帶騎陶像，名曰「風

6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608。

7 新垣宏一，〈臺南通信〉，《文藝臺灣》，第1卷第6號（臺北：臺灣文藝家協會，1940年），頁506-511。

8 新垣宏一，〈臺南地方民家の魔除けについて〉，《文藝臺灣》，第2卷第2號（臺北：臺灣文藝家協會，1941年），頁74-85。

9 三島格，〈獸牌について〉，《民俗臺灣》，第1卷第3號（臺北：東郡書籍臺北支店，1941年），頁14-20。

10 朱鋒，〈風獅爺〉，《臺灣風物》，第15卷第2期（1965年），頁17-18。

11 吳瀛濤，《臺灣民俗》（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頁164。

神」。¹²潘元石1979年〈風獅爺？〉請教臺南安平父老，採得此帶騎陶像名曰「風獅爺」。¹³

莊伯和發表於1989年之〈風獅爺研究〉¹⁴，將「風獅爺」分為位於屋頂的「屋頂風獅爺」及大型的「村落風獅爺」兩種，並就過往文獻及其中寓含的辟風思想做深入探討，文末就中國、琉球的獅文化做一比較。另莊氏2000年〈風獅爺的美術造形與資料舉隅〉，除臺澎金馬外，還羅列其於中國泉州、廈門、福州、長汀、安溪、永春、新會、潮州、雲南等地的田野資料，介紹各地大型獅形厭勝物與民宅屋頂獸形厭勝物。¹⁵呂理政1990年〈聚落、廟宇與民宇厭勝物〉，以澎湖、臺南為主要田調地點，文中將此民宅屋頂帶騎厭勝物描述為跨虎持弓射箭，名曰「風獅爺」，推測其可能由「黃飛虎」變化而來。¹⁶高燦榮1993年《臺灣古厝鑑賞》，稱此帶騎厭勝物為「黃飛虎」；¹⁷另高氏2009年〈黃飛虎不叫風獅爺〉，對此物的名稱提出爭論，認為此物騎獸張弓的造形，與《魯班經》中的黃飛虎一脈相傳，其他諸如瓦將軍、風獅、蚩尤、趙公明、申公豹等指稱皆為謬誤。¹⁸

戰後金門一地，許如中1959年《金門志》記載此物分為單獅及攬甲將軍兩種，名曰「蚩尤」。¹⁹陳炳容1994年《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將「風獅爺」分為「屋頂風獅爺」及「村落風獅爺」二種，結合金門的歷史、自然與人文等背景做一探討，其中「屋頂風獅爺」部份，作者從其材質、形象、安置位置、目的等面向，做了相當深入完整的研究，並將之區分為單

12 劉文三，《臺灣早期民藝》（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頁180。

13 潘元石，〈風獅爺？〉，《雄獅美術》，第106期（1979年），頁95-97。

14 莊伯和〈風獅爺研究〉，收錄於《臺灣民藝造型》（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4年），頁8-26。本文曾發表於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編，《第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會議論文集》（臺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1991年）。

15 同註3。

16 呂理政〈聚落、廟宇與民宇厭勝物〉，發表於《臺灣風物》，第40卷第3期（1990年）。經增補修改收錄於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臺北：稻鄉出版社，1992年），頁45-87。

17 高燦榮，《臺灣古厝鑑賞》（臺北：南天書局，1993年），頁20。

18 高燦榮，〈黃飛虎不叫風獅爺〉，《臺灣工藝季刊》，第34期（2009年），頁14-19。

19 許如中主編，《新金門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年），頁297。

獅及帶騎兩種。²⁰葉鈞培1998年《金門辟邪物》，其中此民宅陶質辟邪物，造形包含單獅及武人帶騎兩種，葉氏記述其名為「風獅」或「風獅爺」，並認為武人帶騎像即「瓦將軍」。²¹楊天厚、林麗寬2000年《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以介紹「村落風獅爺」為主，兼及石敢當、石將軍、獸牌等金門各式辟邪物，其中此民宅屋頂帶騎陶像名曰「瓦將軍」，並建置有分佈一覽表。²²黃蕙馨2008年〈共生與疏離——金門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碩士論文，以金門大型的「村落風獅爺」為主題，然亦旁及金門屋頂此類厭勝物，文中記述「筆者曾數度詢問村落父老們，他們皆稱設置在屋頂上的武士持弓騎獅狀或單獅狀者為風獅爺。」²³可知無論單獅或帶騎，皆曰「風獅爺」。

在中國大陸閩南地區，杜嘉德牧師於清代1873年編纂的《廈英大辭典》，蒐羅福建廈門話詞語，其中收錄有辭條「hong-sai」，意即屋頂帶騎辟邪陶像；²⁴約民國初年福建龍岩人士蘇壽喬《客俗記》稱屋頂帶騎辟邪陶像為「李廣」；²⁵孫靜江1965年《大陳紀略》記載屋脊立偶名曰「蚩尤」。²⁶

在廣東一帶相關文獻，張祖基1928年《中華舊禮俗》記載廣東佛山民宅屋頂安置獅形陶像辟邪的風俗，名曰「石獅子」；²⁷臺灣學者莊伯和1993年〈潮州風獅爺〉，介紹晚近流入臺灣古玩市場的廣東潮州地區「風獅

20 同註2。

21 葉鈞培，《金門辟邪物》（臺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頁64。

22 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臺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頁101-106。

23 黃蕙馨，〈共生與疏離-金門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7-8。

24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臺北：武陵出版社，1993年），頁150。

25 蘇壽喬《客俗記》，收錄於邱秀堂編，《鯤海粹編》（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0年），頁248。

26 孫靜江，《大陳紀略》（臺中：民風出版社，1965年），頁50。

27 張祖基，《中華舊禮俗》（東京：日本崇正總會『中華舊禮俗』記念出版與贈書委員會，1984年），無頁碼。

爺」，計有武人騎獅、單獅、圓鐘狀飾獅頭等變化；²⁸「漳州新聞網」2012年8月20日一則〈四面獅現身閩台民俗博物館〉報導，介紹鄰近廣東、位於福建漳州東山島的閩台民俗博物館典藏之「四面獅」，據館主林財民老先生報導，此為設置於民宅屋頂之鎮風辟邪物，觀其形貌，即莊伯和所謂之「潮州風獅爺」。²⁹又網路部落格「黃炳欽的博客」一則〈四面獅吼塑像現身銅陵民居〉，報導東山島銅陵鎮大伯公山一處民居屋頂發現的一座「四面獅吼」紅陶塑像，³⁰其形制亦與上述圓鐘狀「潮州風獅爺」相類。

另中國學者周星2002年〈風獅爺、屋頂獅子及其它〉，³¹內容多整理參考自臺灣相關文獻，文中介紹金門位於屋頂及村落的二種「風獅爺」，以及臺灣本島的民宅屋頂的土偶「風獅爺」，並將之與琉球的「屋頂獅子」（shisa）比較，文末指出在中國東南沿海、臺灣、金門、澎湖及日本琉球等地，儘管作為辟邪物的獅子有多種變體，但它們的功能和意義卻十分相近。

二、歷來名稱說法整理

關於閩粵、臺灣一帶漢人民宅此類屋頂厭勝物歷來相關文獻，內容駁雜多端，現依各相關文獻擇其刊行較早，或於形容記述等與既往文獻有所出入者，以各種名稱說法為分別，一一爬梳細理，統整如下表1：

28 同註5。

29 黃炳欽，〈四面獅現身閩臺民俗博物館〉（2012年8月21日），收入「愛福清網」：news.52fuqing.com/NewsShow-64323.html（2015年6月4日點閱）。

30 黃炳欽，〈四面獅吼塑像現身銅陵民居〉，收入「黃炳欽的博客」網站：blog.sina.com.cn/s/blog_c4f4364e0102v1r3.html（2015年6月4日點閱）。

31 周星，〈風獅爺、屋頂獅子及其它〉，《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山東：山東大學，2002年），頁106-114。

表1 閩粵、臺灣地區漢人民宅屋頂相關厭勝物文獻列表

名稱	文獻出處	出版時間	材質	形容記述	設置位置	功能作用
風獅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	1873	-	騎士/武將跨騎於獅背	屋頂	驅逐邪惡
	新垣宏一〈臺南地方民家の魔除けについて〉	1941	陶	武將跨騎獅子作張弓狀，面容恐怖，充滿氣勢。 於臺南所見數十例，大體可分為四種，尺寸在一尺至五寸之間。	屋頂	辟邪保家中平安
	三島格〈獸牌について〉	1941	-	武者騎於獅背	屋頂	驅逐邪惡
	朱鋒〈風獅爺〉	1965	陶	騎獅彎弓，狀甚威猛	立於屋脊正中。有單獨一尊，有雙尊平排，或搭配烘爐、水筒等。	制煞辟邪
	潘元石〈風獅爺〉	1979	陶	頭戴盔帽，身穿甲冑，騎獅彎弓，狀甚威猛的武士塑像。	屋脊	鎮廳
	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	1993	陶	跨虎持弓射箭，造形與《魯班經》中的黃飛虎相似，可能由黃飛虎變化而來。	正身屋脊上方、屋宅正身山牆馬背上	剋制風水煞
	莊伯和〈潮州風獅爺〉	1993	陶	廣東潮州地區的「風獅爺」，有武人騎獅、單獅、圓鐘狀飾獅頭等變化。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	1994	陶最多，亦有石雕、泥塑者	陶製的風獅爺有武士跨騎獅子及單只獅子兩種型態。一般常見的高度約21公分，武士環甲戴獅頭盔，跨坐獅背，側身，左手伸直朝前，右手擺胸前呈拉弓狀，雙眼怒視，氣勢昂揚威武。	擺放位置不固定，或在第一進，或第二進，亦有在護龍或廂房上的。就屋頂位置而言，有置於正脊上的，或垂脊，或屋頂的前坡或後坡上的。	鎮風煞、護宅保平安、剋制病魔與消災解厄、剋制蟻害、破解住宅的各項沖犯

				以設置單獨一尊的較多，但亦有二尊，甚至三尊的形式，或者搭配八卦、烘爐、碗等，以加強鎮煞辟邪的功效。	不過因正廳是民宅中最重要尊貴的地方，屋脊也多最高，故安置於正廳屋脊者最多。	
	葉鈞培《金門辟邪物》	1998	陶	風獅原即屋頂上的瓦將軍，因位於屋頂高處接受風的洗禮而得名。現在因守護村落的石獅爺被大家稱為「風獅爺」，因此改稱為「屋頂風獅爺」。造形包含單獅及武士帶騎兩類。	通常豎立於屋子正脊	辟除冲煞
風神	劉文三《臺灣早期民藝》	1978	陶	穿戴將軍服騎猛獸	中脊中間	防風止霧壓煞
蚩尤	連橫《臺灣通史》	1920	陶	騎馬彎弓狀甚威猛	屋脊之上	壓鬼、厭勝
	新垣宏一〈臺南地方民家の魔除けについて〉	1941	陶	武將跨騎獅子作張弓狀。於臺南木匠楊朝端採得其別名「鐵甲將軍」，推測此應與蚩尤銅頭鐵額的體格與善用弓弩的傳說有關。	屋頂	辟邪保家中平安
	許如中主編《金門志》	1959	陶	作獅子張口狀，亦有作攢甲將軍狀	屋上	厭勝鎮煞
	孫靜江《大陳紀略》	1965	-	屋脊立偶（蚩尤），謂可壓勝。	屋脊	壓勝
黃飛虎	《魯班經》	明~	紙、木板	立姿武將拉弓欲射，旁立一虎	-	制飛簷、屋脊等冲煞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	1921	陶	手執弓矢騎在虎上	屋頂	驅逐邪惡家中平安
			木	手執弓矢騎在虎上	店頭	驅逐邪惡家中平安

一物多名・隨情施設：臺灣、閩粵一帶民宅屋頂「風獅」考

	新垣宏一〈臺南地方民家の魔除けについて〉	1941	陶	武將跨騎獅子作張弓狀	屋頂	辟邪保家中平安
	吳瀛濤《臺灣民俗》	1977	-	有持弓騎虎者置於屋上，此為封神榜上封為東岳大帝的黃飛虎，也有懸寫「黃飛虎在此」的字牌。	屋上	驅邪
	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	1993	陶	跨虎持弓射箭，造形與《魯班經》中的黃飛虎相似，可能由黃飛虎變化而來。	正身屋脊上方、屋宅正身山牆馬背上	剋制風水煞
	高燦榮《臺灣古厝鑑賞》	1993	陶（文中未述，見書附圖）	身穿盔甲的將軍騎在似虎似獅的動物背上，張弓射箭	屋頂正脊、屋坡	驅邪消災
瓦將軍	《魯班經》	明~	陶	依版本不同，繪像作坐姿武將，有持拿令旗者，亦有未持拿者。	屋坡	制對面獸頭、屋脊、牆頭、牌坊脊等沖煞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	1921	陶	武人坐像	屋頂	禳邪惡、家中平安
	三島格〈獸牌について〉	1941	-	官人騎於獅背	屋頂	驅逐邪惡
	朱鋒〈風獅爺〉	1965	陶	騎獅彎弓，狀甚威猛	立於屋脊正中。有單獨一尊，有雙尊平排，或搭配烘爐、水筒等。	制煞辟邪
	吳瀛濤《臺灣民俗》	1977	陶	瓦製武人坐像	屋上	-

	葉鈞培《金門辟邪物》	1998	陶	瓦將軍，其造形為武士騎在獅子上，位於屋子正脊接受風的洗禮，所以金門民間稱其為「風獅爺」。	通常豎立於屋子正脊	辟除沖煞
趙公明	新垣宏一〈臺南地方民家の魔除けについて〉	1941	陶	武將跨騎獅子作張弓狀。臺南的土木匠師有認為此即趙公明者。	屋頂	辟邪保家中平安
申公豹	莊伯和〈風獅爺研究〉	1989	-	莊氏與鹿港粧佛師吳清波皆認為臺地民宅屋頂武將騎獅之辟邪物，原型為申公豹。	屋頂	鎮風
李廣	蘇壽喬《客俗記》	推測為民國初年，實際時間待考。	陶	騎馬彎弓	屋頂	禦煞
石獅子	張祖基《中華舊禮俗》	1928	陶製居多	單獅	屋頂上	制煞

（一）風獅/風獅仔/風獅爺

英國長老教會杜嘉德牧師（Cartairs Douglas, 1830-1877），於1855年來華宣教，定居福建廈門，因有語言學的基礎，又肯認真學習，因此很快地就能夠講出一口標準流利的廈門話；1873年他所編纂的《廈英大辭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出版，是世界第一部大型廈門腔白話華英辭典，採用羅馬拼音，並以英文說明字詞的意義與用法。³²其中在「hong」可查到：

hong-sai, image of lion and rider, put on roofs to ward off bad luck.³³

在「sai」可查到：

32 見〈賴永祥講書（18）〉，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www.laijohn.com/works/kangsu/18.htm（2014年3月7日點閱）。

33 同註24。

hong-sai, image of lion with an officer on it's back, put on a roof to ward off evil influences.³⁴

按上述記載，「hong-sai」音同閩南語的「風獅」，且釋意其為裝置在屋頂、可抵禦邪惡，做騎士/武將騎乘於獅子背上之形象，明顯與臺灣傳統漢人民宅屋頂所見、稱謂為「風獅」之人形騎獸辟邪物相符。由此可知「風獅」此一稱謂由來已久，至晚在清代同治年間即已流傳於福建廈門一帶。

日治時期日人新垣宏一1941年〈臺南地方民家の魔除けについて〉³⁵記載此武士騎獅陶像民間稱呼為「風獅仔」。按閩南語中的「仔」字，後綴於名詞，多帶有親暱或輕視的意味。

三島格於1941年發表於《民俗臺灣》的〈獸牌について〉：「在前面所引用的Douglas著作《廈英大辭典》記載hong-sai（風獅）：image of lion with an officer on it's back, put on a roof to ward off evil influences.」意即為了驅逐惡魔所製作之官人騎於獅背上的像。hong-sai的hong很難判斷是什麼，但是我向臺南歷史館的石暘睢先生請教，並實際看過實物後，終於明白它與瓦將軍並無二致。」³⁶另1965年朱鋒〈風獅爺〉：「關於此物叫做什麼名？作什麼用？是何時裝置？由何處傳入？等等問題，詢問故老，除說古昔就有其物外，均得不到滿意的答案。據一、二知者說：叫做『風獅爺』亦有人稱『瓦將軍』，……。」³⁷兩者俱指出此為hong-sai（風獅）或風獅爺，亦即瓦將軍。按「風獅」後綴一「爺」，可見對其神性的強調與尊崇，此用法在臺灣民間頗為習見，不僅止於神佛等人物，動植物乃至無生命的，如「虎爺」、「石爺」等亦如是。

此後關於「風獅爺」的說法記述頗豐，如1979年潘元石先生〈風獅爺？〉：「據對臺灣開發史很有研究的林鶴亭老先生說，五十年前，他家老屋脊上也有這種塑像，後來因為改建拆除。請教父老，告以是『風獅爺』，

34 同註24，頁407。

35 同註8。

36 同註9。

37 同註10。

是用來鎮邪的。」³⁸呂理政先生《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一書對臺灣民間空間厭勝物的研究，其田野資料主要採集自澎湖及臺南地區，亦稱此物為風獅爺，並指出其跨虎、持弓射箭的造形，與《魯班經》中的黃飛虎相似，可能由黃飛虎變化而來。³⁹此外在金門一地長期田野的陳炳容⁴⁰、葉鈞培⁴¹等前輩亦採錄「風獅爺」此一說法。

另中國網友黃紹堅先生於其博客發表〈獨特的風獅爺〉，報導其於福建廈門一帶第一手的田野資料，黃先生認為屋頂武人騎獅陶像即《魯班經》中的瓦將軍，「風獅爺」則指單獅者；惟文中記述「同安區蓮花鎮雲埔村下田洋社陳氏古民居屋頂上的瓦將軍，村民誤讀為風獅爺。」⁴²則顯然當地人亦稱呼此武人騎獅像為風獅爺。

至於為何會叫「風獅」，諸家釋義多有不同，有以安置位置解釋的，如葉鈞培認為風獅因位於屋頂高處接受風的洗禮而得名⁴³；有「風獅」與「風師」音相同，強調其鎮風用意的，如林鶴亭⁴⁴、莊伯和⁴⁵、陳炳容⁴⁶；此外彰化和美一處民宅屋頂風獅爺，據安設的地理師講述，此物應為「鳳獅將軍」，因其有獅頭與大把的鳳尾，⁴⁷這又是從造形來看的另一種詮釋了。

惟晚近有學者對「風獅爺」此一命名有所質疑。如高燦榮先生據其田野調查，以為此物應叫「黃飛虎」，亦即《魯班經》中的黃飛虎，並認為「風獅爺」所指涉者，應是守衛金門村落的大型、主要為石雕製成的風獅

38 同註13。

39 同註16，頁55。

40 同註2，頁26。

41 同註21，頁64。

42 黃紹堅，〈獨特的風獅爺〉，收入「黃紹堅的博客」網站：blog.sina.com.cn/s/blog_4b531f640102vn5w.html。（2014年6月7日點閱）。

43 同註21，頁27。

44 潘元石〈風獅爺？〉：「林先生〈林鶴亭〉表示，可能是因為臺灣常有颱風肆虐，人們乃塑造一個穿盔戴甲、騎著猛獅的勇將，作為『鎮颱』之用。」出處同註13。

45 同註14，頁8-26。

46 同註2，頁22。

47 同註3。

爺，兩者不可混為一談，以為「風獅爺」乃至「瓦將軍」、「蚩尤」、「申公豹」等命名，皆起因為以訛傳訛，或不做田野、胡亂引用，或不佐文獻、妄加推測。⁴⁸

然實際上，現今為大眾耳熟能詳的大型金門村落風獅爺，據葉鈞培先生指出，當地居民多稱為「石獅爺」，經文章報導後「風獅爺」之稱方有後來居上相沿成俗之勢，甚至搶了原本屋頂上「風獅爺」的風采，而需將之加註並改稱為「屋頂風獅爺」。⁴⁹就筆者實際田野所見，金門村落「風獅爺」身上所繫之謝袍，其上信徒敬獻之字款亦多書「石獅爺千秋」或「石獅將軍千秋」（圖2），僅見一例書「風獅爺千秋」。⁵⁰且上述有關屋頂厭勝物「風獅」稱謂的文獻，自清代同治年間迄今，記述不絕，故此一屋頂厭勝物為「風獅」之說，當非信口開河而實其來有自。

此外如莊伯和、陳炳容、葉鈞培、黃薏馨等先生之文獻當中，「風獅爺」同時指涉民宅屋頂單獅及武人騎獸二者，其中陳炳容及葉鈞培先生皆是長期耕耘金門田野的文史工作者，而黃薏馨先生亦載明經再三與金門的耆老確認自小即如此稱謂，筆者於金門田野時亦採得相同的說法，⁵¹顯然至少在金門一地，「風獅爺」一名同時涵蓋上述二者。

48 參見高燦榮，《臺灣古厝鑑賞》（臺北：南天書局，1993年），頁20；以及高燦榮，〈黃飛虎不叫風獅爺〉《臺灣工藝季刊》，第34期（2009年），頁14-19。

49 同註43。

50 筆者金門田野調查期間為2009年1月31日至2月9日。

51 筆者曾詢問金門一不願具名的陳老先生，年82歲，稱此物無論單獅或武將帶騎，自小皆曰「風獅爺」。陳先生口述，陳磅礴訪談記錄（2009年2月2日金門湖下訪談，未刊稿）。



圖2 為大眾耳熟能詳的金門村落風獅爺，
在金門當地仍多稱「石獅爺」。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二）風神



圖3 清代金門民間道畫中的
「風伯」。

資料來源：筆者摹寫自林金榮《金門傳統建築的裝飾藝術》。



圖4 故宮典藏清代丁觀鵬（摹顧愷之
洛神圖）之風伯特寫。

資料來源：筆者摹寫。

劉文三先生1978年《臺灣早期民藝》：「在中脊的正中間，有的人家為了避邪，置上罐、罈、鉢、葫蘆或風神陶像（穿戴將軍服，騎猛獸，又稱蚩尤像，俗稱風神像，藉以防風止霧壓煞。其神像有面向與中脊走向同，有面向房屋正面者。）」⁵²

按中國古代對風神的自然崇拜由來已久，如漢代應劭《風俗通義·祀典·風伯》：「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周禮：『以橧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⁵³可知風師即為風神。而獅子傳入中土時，仿外語譯音為「師」，如梵語稱獅子為「simha」，故取「si」音譯為「師」，後為標識其為獸類，才再加上犬部而變成了「獅」；而「風師」、「風獅」讀音相同，民間將「風師」與獅子相聯想似亦無不可。而從林金榮先生《金門傳統建築的裝飾藝術》一書，刊載一張清代民間道畫，繪一面貌鬼怪之人雙手捧持一顆大獅頭，獅口作吞吐風狀，旁書「風伯」二字（圖3）；⁵⁴以及故宮典藏清代畫家丁觀鵬〈摹顧愷之洛神圖〉（圖4），畫中風伯「形象猶如獅子般的巨頭、長毛，而且牠如獸般的四肢皆有兩個爪。風伯飛行於雲中，並張開大嘴收起陣陣強風，讓風停息下來，象徵風伯的神力。」⁵⁵在可見人們將風伯（風師）與獅子（風獅）相連結的想像。

而「飛廉」，又做「蜚廉」，除作為風神外，古籍上的記載頗為駁雜，如《淮南子·俶真》：「騎蜚廉而從敦圉。」高誘註：「蜚廉，獸名，長毛有翼。」⁵⁶及《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引《上林賦》：「推蜚廉，弄獬豸。」郭璞註：「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⁵⁷則指出飛廉為一種神獸

52 同註12。

53 應劭，《風俗通義》（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40。

54 林金榮，《金門傳統建築的裝飾藝術》（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08年），頁188。

55 丁觀鵬，〈摹顧愷之洛神圖〉，收入「故宮數位博物館」網站：tech2.npm.gov.tw/literature/beauty/beauty.asp?B=147（2014年6月2日點閱）。

56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28。

57 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一》（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頁3035。

或神禽。此外，飛廉又為人名，如《史記·秦本紀》：「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湣，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⁵⁸《孟子·滕文公》：「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則飛廉為商紂之大臣，秦人之先祖。⁵⁹

據傅斯年考據，飛廉在民間故事中變為黃飛虎；⁶⁰而此屋頂厭勝物民間相傳又名黃飛虎，此或淵源自飛廉為風神，而風神飛廉又與商人飛廉同名而相附會混淆所致歟？（黃飛虎考據部分，請參見後文）

（三）黃飛虎



圖5 晚近《繪圖魯班經》石印本
「黃飛虎」圖像。



圖6 黃飛虎在《封神演義》中坐騎為
五色神牛。圖為宜蘭東嶽殿磁
磚畫。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據《魯班經》記載：「飛虎將軍，或紙畫或板上畫，凡人家飛檐橫沖者用此，橫沖屋脊等項亦用此鎮之。見有人家安酒瓶者亦同用，小三白酒內藏

58 同上註，頁174。

59 魏慈德，《中國古代風神崇拜》（臺北：臺灣書房，2002年），頁104-112。

60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1980年），頁902。

五穀、太平錢一文研成一塊如品字樣。」⁶¹常見繪像做一拉弓站立的武人，身旁有隻老虎，並未跨騎虎背（圖5）；此外萬曆本的「黃飛虎」繪像，作武將跨騎虎背，拉弓朝向對面屋脊翹角，老虎前肢並繪有雙翅作飛騰狀。⁶²惟據文字描述其為書畫於紙或木板上之平面作品，似不適宜立於屋頂露天之處。

至日治時期日人片岡巖《臺灣風俗誌》，則將上述《魯班經》中的「飛虎將軍」直接與臺灣民宅屋頂騎獸的瓦像相連結。其記述黃飛虎：「就是封神傳裡面被封做東岳大帝的人，屋頂安置黃飛虎手執弓矢，騎在虎上的瓦像，相信可驅除惡鬼，家中會平安，亦有書寫「黃飛虎在此」的木板懸掛在店頭的。」⁶³至此黃飛虎變成屋頂的瓦像，不過該書相關內容明顯抄採自《魯班經》，在「黃飛虎」條前又另有形容相近的「瓦將軍」，兩者間的區別讓人一頭霧水，是否實際做過田野調查，不無疑問。⁶⁴後日人新垣宏一亦大體同意風獅爺即黃飛虎之說法。⁶⁵

戰後吳瀛濤先生《臺灣民俗》延續此說，稱「另有持弓騎虎者，也置於屋上，此為封神榜上封為東岳大帝的黃飛虎，也有懸寫「黃飛虎在此」的字牌，以驅邪。」⁶⁶另高燦榮先生1973年在臺南安平訪問匠師李德源，採集得此物為「黃飛虎」之說法，具有鎮宅免除病害的祈願，並推測其造形與《魯班經》不同，而改跨騎在老虎身上，應是為了燒製上的方便。⁶⁷

按黃飛虎正史中並無此人，純係小說《封神榜》虛構人物（圖6），不過傅斯年於〈周東封與殷遺民〉指出：「周人逐紂將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飛廉在民間故事中曰黃飛虎，黃飛虎之祀，至今在山東與玄武之祀同樣普

61 午榮編，《新刊京版工師雕斫正式魯班經匠家鏡》，故宮珍本叢刊精選整理本叢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8月），頁313。

62 同上註。

63 同註6。

64 如新垣宏一於〈臺南地方民家の魔除けについて〉一文即曾提出質疑。

65 同註8。

66 同註11。

67 同註18。

遍。」⁶⁸可知商紂重臣飛廉在民間故事中變形為黃飛虎。在《封神榜》中，其形象「儀容異相，五絡長髯，飄揚腦後，丹鳳眼，臥蠶眉，提金鑿提蘆杵，坐五色神牛。」原為商朝舉足輕重之棟樑，卻因紂王聽信妲己之言，使其妻、妹死於不明，於是棄商投周，陣亡後，於封神榜上敕封為五岳之首，執掌幽冥地府一十八重地獄，總管人間吉凶禍福。不過其長鬚、持杵騎五色神牛的造形，與《魯班經》中黃飛虎的插圖形象差異頗大，可見民俗文化變異之一斑。

（四）瓦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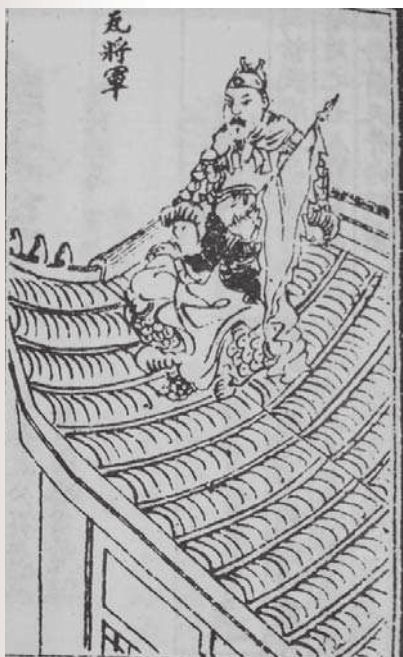


圖7 晚近《繪圖魯班經》
石印本「瓦將軍」圖
像。



圖8 臺南學甲慈濟宮清代名匠葉王所作交趾陶「姜子牙」，造形明顯淵源自神怪小說《封神演義》。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自明代流傳迄今的民間工匠用書《魯班經》，早期版本《新鐫京版工師雕斫正式魯班經匠家鏡》，其自明代中葉的《魯班營造正式》轉化補充

68 同註60。

而來，在卷四《靈驅解法洞明真言秘書》中記載多種民宅厭勝物，其中「瓦將軍」條載：「凡置瓦將軍者，皆因對面或有獸頭、屋脊、牆頭、牌坊脊，如隔屋見者，宜用瓦將軍。如近對者，用獸牌。每月擇神在日安位，日出天晴安位者，吉；如雨不宜，若安位反凶。木物不宜藏座下，將軍本屬土，木原剋土，故不可用安位，必先祭之，用三牲、酒果、金錢、香燭之類。祝曰：『伏以神本無形，仗莊嚴而成法相，師傅有教，待開光而顯靈通（即用墨點服）。伏為南贍部州大明國某府某縣某部某圖住屋奉神信士某人，今因對門遠見屋脊或牆頭相沖，特請九獸總管瓦將軍之神，供于屋頂。凡有沖犯，乞神速遣，永鎮家庭，平安如意，全賴威風，凶神速避，吉神降臨。二六時中，全叨神庇，祭祀已完，請登寶位。』祝畢以將軍向前上梯，不可朝自己屋。凡工人只可在將軍後，切不可在將軍前，恐有傷犯。休教主人對面仰觀；宜側立看，吉。」⁶⁹晚近流傳的《魯班經》繪像係拿著一面令旗，立在屋坡上，並沒有坐在獅或虎背上（圖7）；而由瓦將軍名稱帶「瓦」，以及文中「將軍本屬土」之記述，可知其為做武將裝扮之陶像。

雖《魯班經》所載之瓦將軍圖像，並未搭配或騎乘獸類，與臺灣所見此一屋頂厭勝物造形有所差別，但由上文可知瓦將軍為「九獸總管」（亦有版本作「瓦獸總管」），此是否為民間對古代官式建築屋頂瓦製九種脊獸的聯想延伸，雖已不得而知，但若按照字義，將其搭配獸類似也順理成章，且其功能作用皆為鎮沖煞，又都為磚瓦製成並置於屋頂，故許多臺灣文獻仍以「瓦將軍」來稱謂。如日人片岡巖《臺灣風俗誌》：「屋頂安置瓦製武人坐像時，相信可穰惡邪，家中會得到平安，這叫瓦將軍。」⁷⁰及吳瀛濤《臺灣民俗》：「瓦製武人坐像置於屋上者，俗稱瓦將軍。」⁷¹但文中形容瓦將軍為「武人坐像」，未言及騎獸，似轉抄自《魯班經》，與臺灣田野所見不符。

69 同註61，頁305-306。

70 同註6，頁607。

71 同註11。

日人新垣宏一則認為《魯班經》中的瓦將軍繪像，手中持拿令旗，⁷²與田野所見大不同，反與民間流傳的姜太公形象相近；故推測《魯班經》中的瓦將軍即姜太公。按姜太公，名尚，殷商末年人，輔佐周文王、周武王克殷有功，被分封於齊，並因善於用兵，被祀為戰神或兵主，廣為民間崇奉，如嘉義新港姜太公廟、宜蘭五結鎮河廟等處，皆奉姜太公為主神，民間還流傳有「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等厭勝符文。而在通俗小說《封神演義》中，姜子牙則被刻畫為元始天尊門徒，能未卜先知，呼風喚雨，驅神役鬼，其持法器打神鞭、杏黃旗和火龍鏢，座騎「四不像」（圖8）。

（五）蚩尤

蚩尤為上古人物，相傳與黃帝軒轅氏大戰於涿鹿，戰敗被殺。在古代文獻中，其形象相當複雜紊亂，並多帶有濃厚的神異色彩。如《史記正義》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蚩尤歿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⁷³《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⁷⁴以及明代董斯張《廣博物志》：「蚩尤變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黃帝師眾大迷。」⁷⁵于此可見蚩尤威力之大，甚至可指使風伯雨師操縱風雨煙霧，即使戰勝他的黃帝也要借他的形像來鎮服天下。

有學者認為上述「銅頭鐵額，食沙石子」等看似不可思議的記述，其實是開採礦石進行冶煉，鑄造金屬武器的曲折反映。推測因為蚩尤部落最先使用金屬武器，在戰爭中大顯神威，所以經神話思維的作用，蚩尤就被幻化為「銅頭鐵額」的神話人物，秦漢時並立祠祭奉，把他作為戰神、兵

72 同註8。不過筆者曾見一清代《魯班經》刻本，其瓦將軍繪像並未持旗，顯見版本不同，內容亦有若干變異。

73 同註57，頁4。

74 《山海經》（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66。

75 《廣博物志》，卷九，欽定四庫全書，頁31，收入「Internet Archive」網站：archive.org/details/06071866.cn（2015年06月01日點閱）。

主，崇敬非常。⁷⁶

臺灣民間此一屋頂辟邪物為蚩尤的說法，可見諸連橫《臺灣贅譚》：「臺人屋脊之上，立一土偶，騎馬彎弓，狀甚威猛。雅棠曰：『此蚩尤之像也，用以壓鬼。』」⁷⁷另外連氏所撰之《臺灣通史·風俗志》及《雅言》亦有類似的記載；惟臺灣習見之此一民宅屋頂厭勝物其形多為騎獅，連氏世居臺南，當曾親睹是物，所謂騎馬，或為記述未詳實之誤失。但威猛且擅用兵器又能呼風喚雨的蚩尤，與此屋頂厭勝物騎獸彎弓的形象，確實容易讓人聯想在一塊。如漢代畫像石中的蚩尤形象即多搭配有弓箭等兵器。

日治時期日人新垣宏一在臺南、安平一帶田野調查，於臺南木匠楊朝端處採得「風獅仔」此一屋頂厭勝物又別名「鐵甲將軍」的說法，新垣氏推測此應與蚩尤銅頭鐵額的體格與善用弓弩、兵器等傳說有關。⁷⁸又孫靜江記述浙江省台州沿岸島嶼、居民主要來自於台州和福建省福州的大陳島風情之《大陳紀略》：「屋脊立偶（蚩尤），謂可壓勝。」⁷⁹亦稱此屋脊厭勝物為蚩尤。許如中《新金門志》：「人家屋上，每見有陶質瓦獸，作獅子張口狀，亦有作環甲將軍狀，名曰蚩尤。」⁸⁰亦記錄金門當地民宅屋頂，常裝設一如獅子之瓦獸，或一身著鎧甲的武士，名為蚩尤。

此外在古建築的屋脊上，常可見許多神獸的造形，如裝飾於正脊兩端的吻獸「蚩尾」，又作鴟尾、鴟吻、蚩吻、龍吻等（圖9），據唐代蘇鶚《蘇氏演義》描述其為水獸，置於殿堂，可辟火災。但據《遼史·國語解》：「象吻，皇帝治宮室，陶蚩尤像置棟上，名曰蚩吻。」⁸¹又將蚩吻（蚩尾）比作蚩尤像。

又古代官式建築，會根據建築物的大小和等級安排戩脊上的走獸與數

76 劉范弟，《善卷、蚩尤與武陵——上古時期一段佚史的破解》（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34。

77 連橫《臺灣贅譚》，收錄於邱秀堂編，《鯤海粹編》（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0年），頁124-125。

78 同註8，頁83。

79 同註26。

80 同註19。

81 脫脫，《遼史》（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頁1544。

量（圖10），如宋朝《營造法式》：「其殿閣於合脊甬瓦瓦上施走獸者。其走獸有九品：一曰行龍，二曰飛鳳，三曰行師，四曰天馬，五曰海馬，六曰飛魚，七曰牙魚，八曰狻猊，九曰獬豸，相間用之。」⁸²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規定亦與此相仿，依尊卑高下最多可安置龍、鳳、獅、海馬、天馬、狎魚、狻猊、獬豸、斗牛等九種蹲獸。從上述文獻可知古代建築屋頂裝飾瓦獸由來以久，其與民間的屋頂厭勝物之間是否有若干關聯與影響，似也值得再推敲、探究。



圖9 彰化威惠宮蚩尾。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10 臺北二二八公園亭閣脊獸及騎雞仙人。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六）趙公明

據日人新垣宏一記載，臺南的土木匠師有認為「風獅仔」即趙公明者。⁸³

趙公明，人稱玄壇真君、玄壇爺，據《三教搜神大全》記載為鐘南山人，自秦朝即避世於山中精修，頭戴鐵冠，手執鐵鞭，面色黑帶鬚鬚，跨騎老虎（圖11）；張天師煉丹功成後，分丹與趙公明食之，趙因而得道成

82 李誠，《營造法式》（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頁338。

83 同註8，頁80。

神。趙公明神異多能，變化無窮，能夠驅雷役電，呼風喚雨，更能為信徒保命解災，為道教視為重要護法神，如臺灣民間作醮，常可見法壇旁以糊紙製作的四大元帥，趙公明即位列其一，其造形黑臉、藍袍、穿甲、執鞭並騎黑虎。

在小說《封神演義》中，趙公明因援助殷商而陣亡，被封為「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統領招寶天尊蕭昇、納珍天尊曹寶、招財使者陳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四位部下，合稱「五路財神」，趙公明則為「武財神」，具有招財進寶的法力，民間崇奉頗為普遍。

（七）申公豹



圖11 《三教搜神大全》中的趙公明形象

圖12 北門永隆宮磁磚畫-申公豹持劍騎虎，府城畫師潘麗水作。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此說為莊伯和先生首先提出。莊氏將此說請教鹿港粧佛師吳清波，亦得到他的肯定；莊氏再進一步追問申公豹騎虎何以異於風獅爺騎獅？吳清波答以：「風獅爺應騎虎，卻被誤為騎獅了」。⁸⁴

按申公豹為小說《封神榜》虛構人物（圖12），持拿兵器為劍，拜師元始天尊門下，與姜子牙同門，後姜子牙奉師命下山扶周滅商與封神，申公豹遂處處與師兄姜子牙針鋒相對。《封神榜》七十二回話說申公豹欲害姜子牙，卻被拿下，其師元始天尊令黃巾力士將他壓在麒麟崖下，申公豹向元始天尊發誓求饒：「弟子如再要使仙家阻擋姜子牙，弟子願身子塞了北海眼。」方才得以脫身，然並不悔悟，至八十四回又為元始天尊以三寶玉如意擊捕，並對申公豹說：「你曾發下誓盟，去塞北海眼，今日你也無辭。」即命黃巾力士以蒲團捲起申公豹，拿去塞了北海眼。或由上述典故衍生出申公豹可鎮風的聯想。

（八）李廣

近人蘇逸雲（1878-1958），又名壽喬，號臥雲居士，福建龍岩人，曾任《龍岩縣誌》總纂與福建省立第九初中校長；其《客俗記》一書，多記閩、粵一帶舊聞，書中載：「屋頂多安硯像，騎馬彎弓，謂可禦煞。或曰：此李廣也。無像，則寫李廣將軍箭等字，與豎石敢當碑同一作用。」⁸⁵可知屋頂硯像為漢代名將李廣，且確實相當符合其武將彎弓射箭的形象，惟文中所述騎馬一事，與臺灣習見的形象有別。

李廣，西漢名將，隴西人，家族世代傳承精湛的射技，對抵禦匈奴功勳卓著，匈奴畏其英勇，敬稱為「漢之飛將軍」。據司馬遷《史記·李將軍列傳》載：「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⁸⁶以及《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

84 出處同註14，頁17。吳清波（1931-2012），彰化鹿港小西天神像雕刻舖的第5代傳人，以泉州派的雕刻手法聞名，1987年榮獲國家教育部第3屆「民族藝術薪傳獎」。

85 同註25。

86 同註57，頁2871-2872。

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為枕，以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洩器，示厭辱之也。」⁸⁷可知李廣可射箭入石並格殺過老虎，具如許勇武神力的李廣，民間遂多以之辟邪鎮凶，如今屏東佳冬賴家村即有一花崗石碑，上勒「李廣將軍神箭」六字（圖13），據當地人報導，作用與石敢當相類。此外日人伊能嘉矩在明治34年（1901）於澎湖大赤崁鄉北方採錄一可鎮風沙之害的石碑，碑文中亦鑿刻「李廣將軍箭」字樣。⁸⁸

另金門呂厝鶯山廟前立有一尊石雕的將軍爺（圖14），高246公分，身穿鎧甲，左手抓弓，右手持箭在胸前，盔頂雕飾一獅子，明顯作武將裝扮，一說其為秦代的阮翁仲，一說為飛將軍李廣⁸⁹；相傳因鶯山宮朝向正對后沙村，后沙村遂立一村落風獅爺朝向鶯山宮，鶯山宮又立將軍爺與之對抗，以致后沙的村落風獅爺為箭矢所傷。而觀其頭戴獅頭盔帽、身穿戰甲與手持弓箭的造形，亦與金門屋頂上的陶像厭勝物有幾分類似。

87 （晉）葛洪，《西京雜記》（陝西：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250。

88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臺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1996年），頁538。

89 「阮翁仲」說，見陳炳容，《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金門：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1994年），頁92。「李廣」說，見楊天厚、李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臺北：稻田，2000年），頁108。



圖13 屏東佳冬賴家村「李廣將軍神箭」碑。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14 金門呂厝鶯山宮石將軍手持弓。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九）石獅子

廣東梅縣人張祖基《中華舊禮俗》一書成於民國17年（1928），行文多以客家話記述，其中有一篇於廣東佛山發生的〈石獅子犯死人〉寫道：

「陳村新圩匯源街，有一間茶葉店，店名同春生，因為在屋棟上安倒一隻石獅子來制煞，恰遇對面笠街的居民相連死開幾隻人，街下的人認為係石獅子犯倒的，就要求其人愛⁹⁰除開，但係店主唔肯，殊不知該條街仍然接緊死人，冇⁹¹兩十日，共緊死了十一隻人，街鄰好驚，間有徙緊走的，又有

90 愛，要之意。

91 冇，沒之意。

好多人去該間店，話他愛拆開來保全公安，同春生的財主，就有奈何喊倒師傅拆開石獅子的像。批：照常石獅子係在宮殿衙門口正有⁹²，屋棟上的獅子，係燒料的過⁹³多，缸瓦店就有出賣，係賣被⁹⁴人制煞，雖然屬窯器，俗人也喊他石獅子。」⁹⁵可知廣東佛山地區民宅屋頂常裝設一獅形厭勝物，雖為陶製，卻也叫作「石獅子」。不過文中僅稱單獅造形的厭勝物為「石獅子」，並未言及是否另有人物騎獅的形象。

三、小結

綜合上述，可知在閩、粵及臺灣一帶，對此類物件的名稱相當紊亂不一，其中有的採錄自民間大眾，有的則被指認為古籍中的記載，有的則為匠師或學人的推測，各種說法亦因時空、人事的不同，而有許多分歧。如《魯班經》中關於「瓦將軍」、「黃飛虎」厭勝物之記載，後人常將其指認為臺灣民宅屋頂騎獸張弓的陶像，但「瓦將軍」在書中繪像原未見有張弓及搭配獸類，「黃飛虎」則原書於紙或木板，其中多有出入落差。而趙公明民間傳說其兵器為鞭，申公豹於《封神演義》中兵器為劍，亦與此陶像張弓的形象有顯著差異。再者各種名稱其歷代文獻釋義多紛雜不一，且常各不連貫，甚難窺見在文字記載以外的演變過程與相互關聯。

若由各名稱採集/出版之時間或其記述之空間地域看來，於清末僅見杜嘉德1873年於廈門採集之「風獅」。民國初年則有蘇壽喬記載閩粵舊聞之「李廣」，連橫1920年記臺南之「蚩尤」，片岡巖1921年之「瓦將軍」與「黃飛虎」，張祖基1928年廣東佛山之「石獅子」，新垣宏一1941年採於臺南之「風獅仔」、「趙公明」與「鐵甲將軍」。戰後則有許如中1959年金門之「蚩尤」，孫靜江1965年記述大陳島風俗之「蚩尤」，朱鋒1965年與潘元石1979年俱採於臺南之「風獅爺」，劉文三1973年採自臺南之

92 正有，才有之意。

93 過，較之意。

94 被，給之意。

95 同註27。

「風神」，高燦榮1973年採自臺南安平之「黃飛虎」，吳瀛濤1977年疑似轉抄自片岡巖《臺灣風俗誌》之「瓦將軍」與「黃飛虎」，呂理政1990年記臺南之「風獅爺」，以及陳炳容1994年採自金門的「風獅爺」等，無論自時間或空間來看皆相當紛亂無序。即便是同一地區，因人、時的不同，在報導記述上還是有很大的差異；例單臺南一地，即有蚩尤（1920年，連橫）、風獅仔、趙公明、鐵甲將軍（1941年，新垣宏一）、黃飛虎（1973年，高燦榮）、風神（1978年，劉文三）等多元記載。

另外有些文獻單從簡短的記述或隻字片語，甚難辨別是否為第一手的田野資料，亦或轉抄、引用自其他文獻。如「瓦將軍」與「黃飛虎」此二種《魯班經》記載之厭勝物，自日治時期片岡巖於1920年將之寫入《臺灣風俗誌》後，再經後人不斷引述或轉抄而廣為流傳，但觀其之行文，似未經實際田野調查，實自《魯班經》轉出。這種各文獻間不斷轉抄、引用卻又未註明引據來源之現象，也造成後續釐清、溯源與考證之困難。

此外隨著現代書籍、網路等資訊流通的便利，進而也影響到田野報導人的報導；如《臺灣古厝鑑賞》作者高燦榮先生於〈黃飛虎不叫風獅爺〉，曾提及一段讓人印象深刻的田野歷程，並點出了現今田野工作常面臨的困難：「話說1997年，在高雄內門鄉看到一戶人家屋脊有尊黃飛虎，正拍照時屋主出來關照。趁機問陶偶塑像如何稱呼，屋主說他孩童時就有這尊像，問家人家人不知。時間一晃數十年，後來買了一本書，看了才知道叫『黃飛虎』。問他買哪本書，他說《臺灣古厝鑑賞》。」⁹⁶

又，此類屋頂陶製厭勝物概分為武士帶騎者與單獅者兩大類型，但並非所有的文獻皆有提到兩者乃至稱呼的分別，有的僅言及前者卻缺後者，有的僅提及單獅者，資訊的錯綜不一也增加了比對與定義的困難。而從文獻整理可以發現，臺灣本島早期關於此類物件的紀錄，皆只有提及武士帶騎者，只有金門一地的民宅，至今仍存武士帶騎者與單獅者兩種，連帶金門在這兩者名稱的紀錄上也顯得較為完整，如此之落差不知是否與此物產

96 同註18，頁17。

銷存布的情形有關？

若再進一步考究此物在文獻上的形容，亦有風獅爺（獅）、蚩尤（連橫稱騎馬）、黃飛虎（《封神演義》中坐騎為五色神牛；《魯班經》繪像為虎）、趙公明（虎）、申公豹（虎）、李廣（馬）等不同動物坐騎。且即使後人面對同一物件，卻也因主觀認知的不同而有不同看法，如呂理政先生稱臺南安平地區所見此物，為跨虎、持弓射箭的造形；然更早以前日治時期的日人新垣宏一，同樣於安平及臺南市的田野調查，卻指出該處「風獅仔」的坐騎全為獅子而無老虎，顯然雙方對獅、虎形象的認定不同。

我們沒有辦法回到過去詢問當時的人們這到底是虎還是獅，但是我們可以參考民間藝術中所呈現的獅、虎造形差異以為判別的依準，進而檢視此物在實物造形上，是否與文獻記述相符。按老虎在獅子東傳以前，一直都是稱霸中土的萬獸之王與實存的猛獸，因此牠對中華文化的影響也格外深刻，如其名列四靈與十二生肖之一，並有「龍爭虎鬥」、「虎虎生風」、「聞虎色變」、「狐假虎威」等或正或反的豐富文化積澱，其形貌也相對較接近真實。雖然臺灣不產老虎，但透過文化的薰染，如怪譚〈虎姑婆〉、廟宇兩側的「龍虎堵」，乃至神案下受香火祭祀的「虎爺」等，對老虎的形容當不陌生（圖15、16），最不濟「照貓畫虎」，還是能得其彷彿。⁹⁷

獅子的棲地在古代則遠在印度、西亞及非洲，中土之人必須透過外邦的進貢來朝方能親睹，其他則必須透過貿易的交通、域外民族舞獅的表演以及佛教文化的推廣等藝術化的形式傳播；如此差異也讓中華獅子的面貌內容愈加脫離現實，包含了人們的奇思幻想與浪漫情懷，裝飾與顏色更加豐富多元，並呈現出祥瑞貴氣與可親可近的宜人風貌（圖17、18）。⁹⁸以下

97 如筆者訪問榮獲國家指定為交趾陶保存技術保存者的嘉義新港林光沂藝師，以其長年修護、浸潤清代交趾陶名匠葉王作品的經驗指出，葉王塑的老虎其造形就像臺灣的山貓「石虎」一樣，充滿靈巧機敏的神態，可能是從日常生活的觀察而來。林光沂口述，陳磅礴訪談記錄（2011年5月4日學甲慈濟宮訪談，未刊稿）。

98 陳磅礴，〈臺灣石獅研究〉（臺北：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78。

即整理臺灣民間藝術中獅、虎主要的造形特徵如（表：2），並據此來判斷此類屋頂厭勝物之獸類形象究竟是獅亦或是虎。



圖15 彰化威惠宮虎堵，老虎周身未飾鬃毛，耳小豎立，閉口，尾長如鞭。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16 學甲慈濟宮清代交趾陶名匠葉王所塑之老虎，通體黃地黑文，耳小豎立，鼻窄閉口，瞳孔作直梭狀。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17 2006丙戌西港香金獅陣，獅頭書一王字，頭頸飾象徵鬃毛的彩布，充滿亮麗異彩。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18 彰化元清觀「太獅少獅」磚雕，獅子周身飾滿鬃毛，耳大鼻闊，尾分多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表2 臺灣民間獅虎藝術造形之比較

	獅	虎
頭	額頭或書有「王」字，如舞獅獅頭、獅形獸牌。項頸處飾有鬃毛。	額頭或書有「王」字，少見鬃毛。
眼	飾有眉毛，眼睛渾圓碩大，較為擬人。	眉毛較不明顯，眼多細長，瞳孔常作如貓科動物遇強光收縮為直梭狀，強調虎視眈眈的氣氛。
耳	耳朵較為寬大肥厚，並常作下垂狀。	耳朵短小豎立，呈現獸類警醒專注的生態。
口	多開口，口形橫闊，上排整列牙齒。	多閉口，口形上緣如兔唇般開裂，或飾門牙二顆，或飾左右獠牙一對。 ⁹⁹
鼻	鼻翼寬厚，較擬人。	鼻翼直而小，似獸。
身	背脊等處或飾有鬃毛。	無鬃毛，身軀滿佈條狀斑紋。
尾巴	肥厚蓬鬆，常分多束。	頗長作鞭棍狀。
色彩	色彩豐富多變。	顏色有限，以木雕神像為例，主為花虎（黃、黑）與黑虎（黑、白）兩種。
本表參考整理自三島格，〈獸牌について〉。《民俗臺灣》，第1卷第3號（臺北：東郡書籍臺北支店，1941年），頁14-20。許蕙真，〈臺灣獅文化的圖像研究〉（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頁24。再經筆者補充而成。		

99 據府城打石師傅施弘毅表示，廟宇龍虎堵中的虎堵，一般虎口都會緊閉，因傳統忌諱虎口打開會有血光之災。施弘毅口述，陳磅礴訪談記錄（2003年8月臺南新美街施宅訪談，未刊稿）

參、造形分析

一、實物造形分析

為了釐清此物的造形樣態，與文獻記述作一勾稽核實，在此透過臺灣、金門等地的田野調查，以及各公立博物館或私人收藏之相關典藏，並廣蒐各書籍圖錄刊載之圖像，就其造形圖像做一分析解釋。在案例揀選的原則上，首要著重於在田野調查及文獻記載上，有確切證據證明此物曾安設於民宅屋頂、為文獻或報導人指認為相關稱謂，且非灰泥塑製者，只要圖像清晰足資辨識，皆盡量加以列舉；然因現今民宅拆建頻仍，田野所見民宅存物甚鮮，為更全面地檢視此類物件的品類樣貌，並就各大博物館及民間之相關收藏，擇其中具有關連性或特殊性者加以記述。

因此類物件舊時為手工大量製造，同一例造形多大同而小異，並透過產銷分散於不同地域，因此凡有確切證據能證明此物之分布地域者，亦於文中加以註明，但僅舉一代表說明。不過必須再強調說明的是，這些物件因為手工製作，繁簡曲直，個性不一，此處所描繪列舉的，也僅為粗略的樣態。



圖19 1941年《文藝臺灣》雜誌刊載的「風獅仔」圖片。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一物多名・隨情施設：臺灣、閩粵一帶民宅屋頂「風獅」考



A1



A2



B1



C1



C2



D1



D2



D3



D4



D5



D6



E1



F1



G1



G2



G3



G4



G5

一物多名・隨情施設：臺灣、閩粵一帶民宅屋頂「風獅」考



H1



H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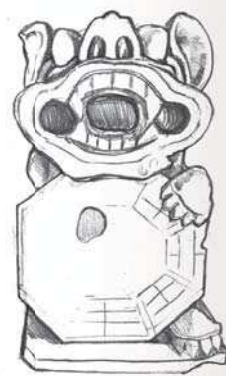
H3



H4



I1



J1



K1



L1

圖20 各式相關厭勝物。

資料來源：筆者摹繪

1941年刊載於《文藝臺灣》雜誌的「風獅仔」圖片（圖19），為筆者目前所見文獻中年代較早且圖像清晰可資辨識者，圖說註明其來自臺南民宅屋頂；另1979年《雄獅美術》106期97頁潘元石先生的〈風獅爺？〉，及其於1980年《光華雜誌》4期發表的〈風獅爺〉兩篇文章刊載之照片，皆攝於臺南，且造形皆與（圖19）相近，如（圖20）編號A1，其為紅素陶質，做武將騎於獸背，武將一手平舉前伸做推弓狀，一手屈起做引弦狀，¹⁰⁰坐騎額刻一「王」字，瞳孔圓大，耳朵寬厚垂下，開口吐舌，鼻子寬碩，眉毛寬大，與環頸鬃毛皆以硬物刻劃，尾巴亦肥碩粗大，整體造形偏近獅形。值得注意的是，《文藝臺灣》與《光華雜誌》刊載之圖片雖然相仿，但武將一面向右側，一面向左側，顯見製作工匠為因應民宅主人剋制不同方位沖煞之需要，會製作不同朝向的造形。此外，陳炳容先生《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76頁，則可見在金門賢厝民宅屋脊有相近造形的陶獸，其上卻沒有裝飾武將，如編號A2。

編號B1，金門民宅田野尚可見，曾刊載於高燦榮先生〈黃飛虎不叫風獅爺一文〉15頁，其安設於民宅脊頂，為單獸型式，但因採蹲坐姿態且量體較一般稍大，故以目測其高度約與此類帶騎陶質厭勝物相仿，造形開口甚大，鼻厚如蒜，耳扇垂附，項頸處多以硬物刮飾直條線紋象徵鬃毛，一尾貼附後背，末端飾有長鬃，其下有一孔象徵肛門，整體造形偏近獅形。

編號C1，金門民宅田野如官裏、賢厝、古崗尚多可見，文獻則見諸刊載於1979年《雄獅美術》106期潘元石先生〈風獅爺？〉一文96頁；1994年陳炳容先生《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74~76頁；以及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登錄號為089-00108的「風獅爺」，¹⁰¹屬紅素陶質，周身布以於陶土未乾時以硬物刮劃之寫意線紋，惟武將頭部、腹部與坐騎的面容皆有使用模具之跡痕，且武將的眼、耳、鼻皆有挖洞，更顯奕奕神采，其腹前戰甲飾一吐

100 許多陶質「風獅爺」雖未塑出弓箭，但由實物看來，部分武將推弓、穿有孔洞的手有鐵線穿過，推測原本應配有鐵弓，後因朽蝕而消逝。

101 〈風獅爺〉（尺寸，26x17x36公分），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檢索」網站：collection.nmh.gov.tw/zh-tw/C/14/1/1/77675.htm（2014年06月22日點閱）。

舌獸首並以泥條圍圈，一邊腰際繫有箭袋，坐騎額頭飾立體之「王」字，眉毛粗厚，方形大口，一雙大耳前翹，下巴處尚有一搓鬃毛，尾巴蓬肥上翹，軀幹四肢飾以硬物刻劃之裝飾線紋，整體造形偏近獅形。此外今金門賢厝等地尚可見相同造形的陶獸，其上卻沒有裝飾武將，如編號C2。

編號D1，此例在今臺灣屏東九如、金門之湖下、賢厝等地田野仍尚可見，紅素陶質，盔帽高聳，飾一獅首位於帽頂，武將瞠目抿嘴，神態威武做拉弓狀，腹前戰甲亦做一獅首啣著腰帶，腹側或飾一箭袋，箭末細細刻劃，而是率意地以尖物戳孔象徵一枝枝的箭，坐騎開口，下顎作W形，整體造形偏近獅形。其中武將面容、腹前戰甲與陶獸面部皆可見以模具製作跡痕，顯得相當細膩。編號D2，紅素陶質，金門湖下等地田野尚可見，造形與D1相近，惟武將面目以不同模具翻製，濃眉齙牙的形象，顯得相當兇惡。編號D3，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登錄號089-00109，品名「風獅爺」，尺寸16×10×29.5公分，紅素陶質，武將戴盔作拉弓狀，坐騎開口，下顎作W形，尾巴蓬厚，箭袋置於背上，整體造形偏近獅形。¹⁰²編號D4，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登錄號089-00110，品名「風獅爺」，尺寸15×13×25.5公分，紅素陶質，武將戴盔，雙手殘斷，坐騎開口，下顎作W形，尾巴蓬厚，整體造形偏近獅形，武將面容、戰甲與獅頭等部位，皆以模具翻製，顯得相當細緻天成。編號D5，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品名「風獅爺」¹⁰³，登錄號2003.045.0001，尺寸18.3×12.6×23.5公分，紅素陶質，造形拙稚，作頭戴包巾之武將面容模糊，雙手做拉弓狀，身旁附箭袋，坐騎開口，下顎作W形，尾巴蓬厚，其上刻劃如葉脈之紋樣，整體造形偏近獅形。編號D6，今金門田野尚可見相類者，單獸型式，紅素陶質，形貌與D1、D4等相近，開口，耳大招風，尾巴蓬厚呈片狀，整體造形偏近獅形。

102 〈風獅爺〉（尺寸16×10×29.5公分），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檢索」網站：collection.nmth.gov.tw/zh-tw/C/14/1/1/77676.htm（2014年6月22日點閱）。

103 〈風獅爺〉（尺寸18.3×12.6×23.5公分），收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narchive.nmth.gov.tw/nmth_collectionsweb2/collections_Search.aspx?RNO=2003.045.0001&Page=0&Show=DataList&PageSize=1（2014年6月22日點閱）。

E1，見諸陳炳容先生《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77頁，位於金門塔后，筆者於頭城河東堂獅子博物館亦曾見類似之物件；紅素陶質，武將戴盔穿甲作拉弓狀，其下騎獸開口，耳大招風，尾亦寬厚，整體造形偏近獅形；另值得注意的是，此款獸面似直接塑形，不以模具翻製。

F1，見諸中國網友黃紹堅先生博客，採集於福建廈門市同安區蓮花鎮瓦窯社葉氏祖厝屋脊，紅素陶質，武將戴盔穿甲作拉弓狀，其下騎獸張口，項頸處多飾鬃毛，形貌肌骨刻劃細膩生動，整體造形偏近獅形。¹⁰⁴

又據莊伯和先生〈風獅爺的美術造形與資料舉隅〉一文描述，晚近古董販子為應和臺灣收藏市場的需求，自廣東潮州地區輸入一批獅形屋頂厭勝物，造形計有武將騎獅、單獅、圓鐘狀飾獅頭等變化。¹⁰⁵如編號G1，刊載於莊伯和先生《臺灣民藝造形》頁13，紅素陶質，其獸頭部分以模具翻製，耳朵垂附，鼻翼寬厚如蒜頭，開口，尾鬃蓬厚，整體造形偏近獅形；陶俑或伸舉一手，或雙手置於胸前，人、獸渾然一體，看不出其姿態用意。編號G2，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品名「瓦將軍」，登錄號AH5131，尺寸14×12×26.5公分，¹⁰⁶紅素陶質，其上一人做拉弓狀，坐騎面目與G1相類。編號G3，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品名「風獅爺」，登錄號AH5627，尺寸26×13×13公分，¹⁰⁷紅素陶質，單只陶獸沒有陶俑，面容與G1、G2相同，惟上下牙齒相接圍圉出三個孔洞，整體造形偏近獅形，今廣東汕頭市民宅屋坡處仍可見與此相近者。¹⁰⁸編號G4，古董商云為「四面獅」，¹⁰⁹筆

104 黃紹堅，〈獨特的風獅爺〉，收入「黃紹堅的博客」網站：blog.sina.com.cn/s/blog_4b531f640102vn5w.html。（檢索時間：2014年6月7日）

105 同註3。

106 〈風獅爺〉（尺寸14×12×26.5公分），收入「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ms/metadata.aspx?GID=18288（2014年6月22日點閱）。

107 〈風獅爺〉（尺寸26×13×12公分），收入「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ms/metadata.aspx?GID=7030（2014年6月23日點閱）。

108 Ixiolini，〈廣東達濠厝頂風獅2〉，[zh.wikipedia.org/wiki/File: File:廣東達濠厝頂風獅_2.jp](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File:廣東達濠厝頂風獅_2.jp)（2015年6月21日點閱）。

109 據桃園林姓古董商云，此物名稱為十餘年前自友人處輾轉購得時聽聞。林姓古董商口述，陳磅礴訪談記錄（2014年4月14日訪談，未刊稿）

者收藏有一座，尺寸徑22×24公分，紅素陶質，呈圓鐘狀底未加封，似以轆轤拉製，四面皆裝飾獸頭，額頭隱約可見「王」字，面容亦與前三者相似，皆為模具翻製。編號G5，於古董商處一見，紅素陶質，呈圓鐘狀內裡中空，似以轆轤拉製，外飾一獸頭，面容與G1-G4相仿，由其輪廓痕跡判斷，應為模具翻製，與頭之對角處飾一貼附之尾巴，末端飾如葉片狀之鬃毛，器身周遭多有以硬物率意刮劃之線痕，整體造形偏近獅形。這些厭勝物亦從臺灣習慣名為「風獅爺」，但若依地緣看來，似與張祖基《中華舊禮俗》記錄流傳於廣東佛山的「石獅子」之說，較為接近。

編號H1，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品名「四方風獅爺」，編目號AH005134，紅素陶質，尺寸19.5×徑18公分，呈圓鐘狀，形制與G4相類，四面飾獸頭，額頂飾一王字，臉部多以團塊組構，頭部上方可見以硬物刮飾之痕跡，似象徵頭部環披之鬃毛，獸頭口部未開洞，改於其下各挖設與傳統烘爐相仿的橫長方洞，整體造形近似獅形。¹¹⁰編號H2，紅素陶質，筆者收藏有一座，惜古董商已不知其名稱、來歷與作用，尺寸18.5×徑16公分，形貌與H1大體相同，惟於頂端設有開口有異。編號H3，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品名「四方風獅爺」，編目號AH005133，紅素陶質，尺寸16×徑14.7公分，四面飾獸頭，形貌手法與H1相近，頂端呈瓶狀則與H2相類。¹¹¹H4，中國網友黃炳欽先生採攝於福建漳州東山島屋宅屋頂，紅素陶質，呈圓鐘狀，四面飾有獸頭，獸頭兩側飾有鋸齒狀突出裝飾，似象徵鬃毛，器身下半部飾有足爪四條，整體造形近似獅形。¹¹²

編號I1，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典藏，館藏編號11200110002，¹¹³品名「風

110 〈四方風獅爺〉（高19.5公分，徑18公分），收入「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ms/metadata.aspx?GID=23815（2015年6月7日點閱）。

111 〈四方風獅爺〉（寬14.7公分，高16公分），收入「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http://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ms/metadata.aspx?GID=9123（2015年6月7日點閱）。

112 黃炳欽，〈四面獅吼塑像現身銅陵民居〉，收入「黃炳欽的博客」網站：blog.sina.com.cn/s/blog_c4f4364e0102v1r3.html（2015年6月4日點閱）。

113 〈風獅爺（人物座騎）〉（尺寸12.5×25×25.5公分），收入「文化部典藏網」網站：collections.culture.tw/Object.aspx?SYSUID=17&RNO=MTEyMDAxMTAwMDI%3d（2015年6月7日點閱）。

獅爺」，紅素陶質，尺寸12.5×25×25.5公分，作一人雙手抱胸，騎坐於獸背上，獸開口，臉部飾有多條刻線，頭頸處披有大片頭髮，下頷處亦有一片鬚髯，尾巴呈長片狀，上刻如葉脈之刻線，整體造形偏近獅形。

編號J1，刊載於《驅邪納福：辟邪文物與文化圖像》112頁，¹¹⁴品名「風獅爺」，紅素陶質，尺寸16.5×24×32.5公分，單獸形式，右耳及右側肢多處殘損，採立姿，底部作一陶板，前肢搭附八卦，開口，鼻大眼凸，兩耳寬厚下垂，尾鬚開展如扇，整體造形偏近獅形。

編號K1，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典藏，館藏編號11200110003，¹¹⁵品名「風獅」，紅素陶質，單獸形式，採蹲姿，底部作一陶板，開口，胸前繫有鈴鐺，右腳踏鏤空之繡球與彩帶，頭髮分多瓣，尾鬚亦分多束，形貌與廟門前石獅無異。

編號L1，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典藏，品名「瓦將軍」，石質，尺寸21×36×11公分，武將作拉弓狀並少見地如實刻鑿出弓與箭，背插靠旗四幟，坐騎耳朵短小豎立，嘴如獸類之兔唇，閉口，除上門牙兩顆外，左右並有一對獠牙，身軀刻飾虎斑線紋，尾巴細長如鞭，具有相當鮮明的老虎特徵，顯得相當特殊。¹¹⁶

另莊伯和先生〈風獅爺的美術造形與資料舉隅〉一文，記述澎湖望安將軍村一處民宅屋頂有一「紅磚胎風獅爺」，其最大特點為騎馬而非騎獅，可惜該圖像過小無法辨識，故本文未予描繪分析。¹¹⁷但也反映連橫與蘇壽喬記述此物騎馬之說，並非全無道理。

二、小結

綜合以上，可知構成相關文物的圖文母題，主要包含：

1. 獸類。包括獅和虎、馬等，其中又以獅形佔絕大多數。

114 謝宗榮主編，《驅邪納福：辟邪文物與文化圖像》（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年），頁112。

115 〈風獅（座獅）〉（尺寸16.5x24x34.5公分），收入「文化部典藏網」網站<http://collections.culture.tw/Object.aspx?SYSUID=17&RNO=MTEyMDAxMTAwMDM%3d>。（檢索時間：2015年6月7日）。

116 陳兆虎等編輯，《生活民藝：傳藝十年典藏精華展》（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13年），頁144。

117 同註3，頁165。

2. 人形。多做頭帶盔帽、身披戰甲之武將造形；亦有粗具人形者。
3. 弓箭。或具體刻劃出弓與箭，或僅以人形拉弓的姿勢或腰際的箭袋象徵。
4. 其他配飾。如獅子常搭配之鈴鐺、繡球、彩帶與八卦等配飾。

上述圖文母題不一定皆備，以獸類最為基本。此外，由A1與A2、C1與C2、G1與G3等案例可知，武將騎獅（A1、C1、G1）與單獅（A2、C2、G3）皆屬同一製作脈絡，其獅子的造形皆雷同，所差別者僅在於有沒有人形而已，顯然當初工匠製作時即分別製作不同之規格供民宅主人運用，其中是否有功能（辟邪效力）之差異，以及兩者間哪一個才是更早的原型？因時過境遷，已難考究。

再者許多博物館或私人之藏品，因為經過一再輾轉，其來歷與原始脈絡多已不明，如又欠缺田野或文獻之相關紀錄可資對照，恐怕後續對其製作、應用的地域範疇、年代、名稱等資訊都將難以考究。如J1、K1等，作陶獅搭配八卦或繡球等配件，形貌與此物常見的形象迥異，卻也被指認為「風獅」等相關稱謂，但這些文物在其原始脈絡中，是否確可歸屬一類而不致於有圖像誤讀之危險，似還有待考究，不過從中也反映出民間厭勝物樣態的多元寬廣。

肆、功能探討

此類物件依據文獻記載及田野調查，顯示其皆安設於民宅屋頂之屋脊、屋坡或馬背等處，其既不屬建築結構之一環，又非審美賞玩之需要，而不外乎對居住平安及辟邪鎮煞的無形祈望，亦即人類學家所謂的「空間厭勝物」。所謂「厭勝」，其「厭」與「壓」假通，故厭勝具有「壓而勝之」之意，其為透過巫術的方式以辟邪求吉或招災致禍。

如在設置位置上，據呂理政、陳炳容、葉鈞培等先生之研究，¹¹⁸對照筆者於臺灣、金門等地的田野調查，其皆裝設於民宅屋頂，以屋脊或屋坡（圖22）為主，少部分裝設於山牆馬背，並且以裝設於正廳正脊中央為最多。一來正廳是民宅中最重要的地方，供奉有祖先牌位及家神；再者正廳在建築形制上最為尊貴，屋頂高度多為最高，將厭勝物高立於其上，也最能收居高望遠、守護家園的效力，因此以安置於正廳屋脊中軸線上者為最多。

而據呂理政先生研究，空間厭勝物概分為聚落厭勝物、廟宇厭勝物與民宅厭勝物三大類型，其壓制厭勝的對象主要有「鬼煞」及「風水煞」兩者，前者為可能作祟危害人間的厲鬼孤魂，後者為因不合宜的風水所導致的沖煞如座落於道路的盡頭如丁字路等之「路沖」，或建築大門正對柱子、電線杆、大樹、煙囪、旗杆等柱狀物之「柱沖」，或屋宅正對別家屋宅大門及厝角、屋脊、簷角等之「宅沖」等。¹¹⁹

呂理政先生並指出，這些空間厭勝物的設置必須搭配特定的儀式過程，方能有效地發揮其驅邪制煞之作用；一般相信，厭勝物的神聖力量來源主要有三：一是來自厭勝物圖文母題中的厭勝象徵，尤其是宇宙符號以及尺寸上的宇宙數字；二是來自於厭勝物類比宇宙結構的安置位置；三是來自於擇吉「開光點眼」的神聖化儀式。¹²⁰

臺灣與閩粵此類物件，即屬於上述空間厭勝物分類之民宅厭勝物，具有制風水煞（含鎮風）及鬼煞等作用，其設置常源起於家宅累見凶事或病魔纏身久醫無效，經求神問卜，請巫覡消災改運，或請法師、童乩驅邪後安置於屋頂。¹²¹據彰化和美地區的地理師陳火炳報導，此物安置時需覓吉

118 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臺北：稻鄉出版社，1992年），頁71。陳炳容，《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金門：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1994年）。葉鈞培，《金門辟邪物》（臺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頁43。

119 同註16，頁45-47。

120 同註16，頁75。

121 高燦榮，《臺灣古厝鑑賞》（臺北：南天書局，1993年1月），頁20；陳炳容，《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金門：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1994年），頁80。

日，備三牲，向外祭拜。¹²²此外《魯班經》中的「瓦將軍」亦記載其在安置時須經一整套繁複的儀式，必須選擇神在日且天晴時安位，以三牲、酒果、金錢、香燭等祭祀，念完祝文後，將瓦將軍面朝屋外捧上屋頂，安置時，工人亦須在瓦將軍身後以免犯沖。¹²³從中具見神聖化儀式的運作。

而除了儀式加持外，此物並藉由獸類、人形與弓箭等圖文母題，讓獅、虎等猛獸驅邪噬惡，或搭配以神力或武力高強的人物射箭姿態，居高望遠，迎擊對沖的煞氣、守護家宅。值得注意的是，此類物件除單獨一尊外，時亦可見二尊甚至三尊併排，或搭配烘爐、碗、八卦等其他器物（圖21），透過相互間的組合來增強其辟邪威力。

此外，雖然此類物件有驅逐邪惡、鎮風水煞等看似目的不一之作用，但根據關華山先生對臺灣傳統民宅空間觀念的研究指出，風水的沖煞會造成空間的非常及失序，連帶地也會讓鬼魅有隙可趁，因此風水煞與鬼煞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¹²⁴因此上述設置此類物件的各項功能作用，皆為尋求對居安福至心靈之肯定，在內在義理上實不相悖。



圖21 金門官裏民宅，厭勝物置於屋脊中央，旁搭配3只烘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22 金門水頭民宅，厭勝物置於屋身中軸線上的前屋坡。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122 同註3。

123 參見前註69引文。

124 關華山，〈臺灣傳統民宅所表現的空間觀念〉，收入《中華民國建築師雜誌》，第85期（1982年），頁35。

伍、從「風獅」等屋頂厭勝物看民俗文化的傳播與嬗變

一、民俗文化的特徵

透過前文從名稱、造形、功能三方面的整理，我們可以得知此類屋頂厭勝物在名稱與造形上皆相當紛雜，相對而言，辟邪的功能則顯得恆常固定的多。筆者以為欲突破此中如迷霧般混沌不清的表象，必須先認識民俗文化的特徵，理解其傳播、交流的結構與方式，方能闡釋其中的變與不變。

據民俗學家鐘敬文歸納，民俗文化具有集體性、傳承性和擴布性、穩定性與變異性等特徵。¹²⁵所謂集體性，意指民俗是一種群體智慧的結晶，透過人們共同參與創造和傳承，民俗方得以發展，以致難以找到一特定的作者而多帶有匿名性；而即便是個人的創造，也往往體現著其為集體中的一員，必須得到集體的響應和施行，方能普遍流傳。如應邵《風俗通義》：「而至於俗間行語，眾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¹²⁶即彰顯了民俗文化由人民、文本和整個社會共同實踐的本質。又如Arnold Hauser指出，藝術除了作為一種表達和解脫，同時它也是一種傳播、信息與消費；消費不只起調節之作用，還是生產過程的組成部分。據此觀點，民間工藝作為民俗文化的載體，既反映出一社會文化的共同心理，還集中了彼此的智慧、理想及情趣，呈現出濃厚且原始的社區性藝術行為，民眾既是創造者、使用者、欣賞者、傳播者，同時也是修正者，故更難在藝術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劃上界線。¹²⁷

所謂民俗的傳承性與擴布性，意指在時間與空間上民俗文化的傳承；在時間上，民俗透過家族、村落、社群組織，主要依靠口頭性的傳播與潛

125 鐘敬文主編，《民俗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11-20。

126 同註53，頁4。

127 Arnold Hauser著、居延安譯，《藝術社會學》（臺北：雅典，1988年）。

移默化一代一代傳遞下來。在空間上則因著交流、遷徙而將民俗文化擴散及傳布。如古諺：「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即彰顯民俗文化因著社會、環境、生理與心理等差異，也會有不同的調適與轉變。

而民俗的穩定性與變異性，則在於民俗文化的形成，並非突發偶然、一次性的行事，而是不停地反覆出現運用，方才形成「習以為常」的習俗慣制，並透過世代相承，而成就某種模式、秩序或一致性的「傳統」，只要生產及生活方式沒有劇烈的改變，其穩定性也就越強；但「傳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的，在代代相傳的過程中，它會因著其集體性、傳承性與擴布性，隨著時空的推移呈現動態的連續性，不斷地吐故納新，適應時空環境發展出新的形式或內容。如 Edward Shils 指出，「傳統」意即從過去延傳到現在的事物，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延傳三代以上的、被人類賦予價值和意義的事物都可以看做是傳統；但當一項傳統包覆的一連串象徵符號和形象被人們繼承時，也會因人們各異的解釋而產生變化；成為一時間延傳的變體鏈，那些獲得並繼承傳統的人，希望創造出更真實、更完善，或更便利的東西，故而傳統因人而異，伴隨著人們的欲求想望而不停增添削損，直到該項傳統失去他的擁護者，或者為其他信仰傳統所淹沒取代。¹²⁸

二、由「風獅」等屋頂厭勝物看民俗文化的變與不變

民俗文化主要透過經驗與口語相傳，甚少以文字寫定，且在舊時重道輕器的觀念下，具有出版能力的仕紳階級，也同時掌握了文字的書寫及詮釋權，而甚少以常民的觀點來書寫，除了有幸被記錄下來的一二跡證外，更多的是為歷史長河湮滅所造成的空白。即便是載諸白紙黑字的《魯班經》，我們也必須理解其為長久下來為民間工匠積累而成，一部關於民宅營建、木工製作與風水禁忌等內容的工匠用書，雖託名午榮所編，實際上卻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¹²⁹因此若我們一味地將《魯班經》奉為此類厭勝物

128 Edward Shils, 《論傳統》(臺北:桂冠圖書, 1992年), 頁16。

129 邱博舜, 〈繪圖魯班經〉(2009年9月24日), 收入「臺灣大百科」網站: nrch.culture.tw/twpedia.php?id=4862。(2013年8月11日點閱)

命名的圭臬，恐淪於刻舟求劍，明顯忽略了民俗文化是不停流轉的事實，以及文化傳播的複雜性，甚至還須綜合考量《魯班經》編寫當時的時空背景、各版本的變異與相對流通的區域，歷代製版者對內容有無曲解，以及在簡略模糊的文字記述下讀者各自的解讀等因素。¹³⁰

又如此類厭勝物最核心的主要傳承人，當屬製作此厭勝物之陶匠，然查諸文獻，皆未能明確判斷為訪問製作者的第一手紀錄；且此物年代久遠，又為對岸陶匠製作後再海運來臺販售，因此臺灣、金門地區相關文獻中之報導人，皆非此類厭勝物之製作者，而多為世居其間的屋主、閱歷豐富的地方父老或熟悉傳統營建與相關禁忌之工匠與法師等，但因民俗文化集體性的特質，且他們又生活、日用於其間，故仍然承載、體現著此項民俗文化。

而人與人之間口耳相傳、不脛而走民俗文化傳承方式，在歷時和共時的傳承過程中，難免會因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多有變異。如此類屋頂厭勝物的首要功能，既不為生活實用，也不為審美欣賞，驅邪闢凶、祈求居家平安，才是它最終的價值依歸，因此往往其名稱或造形，皆指向於期能增強厭勝之效力；加上民俗文化非以文字傳播為主，多依靠口耳相傳，故其流傳的變異性更大。

是故，在名稱上，風獅、蚩尤、瓦將軍、黃飛虎、李廣、趙公明等多元分歧之命名，即分別自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匯流之神話傳說、小說故事、厭勝文化等不同「文本」，發酵幻化而出，但卻仍依舊保持核心的辟邪功能與價值。不論是瓦將軍、蚩尤、風伯、趙公明、黃飛虎或李廣，均為傳說故事中神力或武力高強之人物，後人模擬他們的神力以凶制凶，以求強化其驅邪壓煞的法力。

在形式上，對民宅厭勝物效力的保障與強化更是多多益善、永不嫌少。如田野所見此類民宅屋頂厭勝物時或以複數三兩並排，又或搭配鉢及

130 如北京故宮博物館《魯班經匠家鏡》刻本網頁介紹：「萬曆以後，此書有崇禎增編本和清代的若干翻本，民國後尚有石印本。雖然版本很多，但圖式越翻越劣，文字訛誤也有增無減。」見〈《魯班經匠家鏡》〉，收入「故宮博物院」網站：www.dpm.org.cn/shtml/117/@/8119.html（2014年11月31日點閱）。

烘爐等來強化辟邪威力。另外若觀察其他厭勝物，我們也可發現民間常會複合不同的辟邪圖文母題來增強效力，如有學人推測閩南地區的石獅爺可能自石敢當演變而來，起初人們為加強石敢當辟邪的威力，於其上雕飾獅子，之後獅子的形象愈趨完整，乃至最後完全取代了石敢當三個字（圖23）；¹³¹另民間門楣常見的獸牌，除飾以獅、虎等獸頭外，亦常搭配啣劍的姿態，以及複合太極八卦等辟邪圖文，以強化其辟邪力量（圖24）。循此道理，不禁令人揣想，此類民宅屋頂厭勝物是否也在傳承得失之間經多線發展，而混融疊併了多種的辟邪圖文或物件，並因地域、匠派、司傳不同等因素，方逐漸演變為今日多元的項類與面貌。



圖23 金門民家收藏獅形石敢當。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24 馬祖南竿山隴民宅門楣飾太極八卦獸牌及八卦鏡。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131 海江田正孝，〈廈門に於ける石と驅邪〉，《民俗臺灣》，第3卷第2號（臺北：東郡書籍臺北支店，1943年），頁14-17。

而從臺灣、閩粵一帶此類屋頂厭勝物的各種名稱上，多可發現帶有虎文化深遠的影響，如古人相信虎嘯而風生，有「雲從龍，風從虎」之說（圖25），「風獅爺」此一稱謂帶有「風」字，不禁引人聯想其與老虎的關聯；又趙公明、申公豹坐騎皆為老虎，李廣則流傳有射虎的故事，而黃飛虎據傅斯年先生考據，其原型為商紂大臣飛廉（「飛廉」又與風神、神獸同名），在神怪小說《封神演義》中的形象持杵、騎五色神牛，或許因名中帶有「虎」字，至《魯班經》則變為民宅制煞之厭勝物，改以張弓、搭配老虎的形象，從中愈見民俗文化自發性的創造，還有以虎辟凶的悠遠傳統。

老虎為中國本土至凶的頭號猛獸，理所當然地成為「以凶制凶」、壓服其他凶物的首選。如漢代應劭《風俗通義》：「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前事，冀以衛凶也。」¹³²又說：「虎



圖25 貢寮草嶺古道清代臺灣鎮總兵劉明燈書「虎字碑」，成於同治6（1867）年，相傳有鎮風的寓意。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132 應劭，《風俗通義》（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67。

者，陽物，百獸之長，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¹³³人們由敬畏的心理，進而希望藉由老虎的威武形象，轉化為鎮惡辟邪的功能，舊時小兒穿戴的虎頭鞋、虎頭帽、虎頭香包，屋宅張貼的張天師騎虎鎮符等，都是這種心理的表現。不過當獅子至晚在漢代傳入後，¹³⁴老虎原先的地位遂首當其衝。

獅子在古代分佈於非洲、歐洲、西亞與印度一帶，其雄武凶猛的形象深受當時的當權者喜愛，經常作為王權的象徵；發源於印度的佛教也賦予獅子崇高的地位，常以獅子與佛法相擬。故當獅子及其文化東傳入中國後，人們對獅子愈加看重與喜愛，認為獅強於虎豹，不僅威武勇猛，還能守護人們，驅邪納祥，從而更加速了獅子在中國的流行。如楊銡之《洛陽伽藍記》：「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於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¹³⁵及宋代周密《癸辛雜識》：「其入貢之使，遂牽〈獅子〉至虎牢之側，虎見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動。獅子遂溺於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也，以此之為真獅子焉。」¹³⁶即凸顯出獅、虎在人們心目中尊卑強弱的落差。

在此觀點下，許多虎文化之習俗遂逐漸為獅所取代，並延續了原本之作用和意涵，如漢墓畫像石墓門中極為普遍的門飾鋪首，其造形多以虎頭為主要紋飾。然延續至今日，門上鋪首已多改為獅子造形之門環；另宋代吳自牧《夢梁錄》：「以艾與百草縛成天師，懸於門額上，或懸虎頭白澤。」¹³⁷在門上懸掛虎頭之習俗，在臺灣如今所見已多為獅形獸頭。又以守護金門聚落的「石獅爺」為例，據陳炳容先生研究指出，金門民間每逢閏

133 同上註，頁368。

134 中國歷代文獻中第一次出現獅子的記載是在《漢書·西域傳》，約當漢武帝時：「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見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頁3628。不過西域各國進獻獅子正式且明確的記載，則在東漢。

135 （北魏）楊銡之，《洛陽伽藍記》（臺北：世界書局，1967年），頁95。

136 （宋）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76。

137 《夢梁錄》，欽定四庫全書，收錄「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193&page=72。（2015年6月7日點閱）

年和虎年時，在家中拜過祖先和神明，即將祭拜過的菜粿拿去拜石獅爺，拜後並塞一個於獅口中，或留一、二個在地上不帶回；或於平日將湯圓、紅粿、黃麵、糯米甜飯等祭品塞於獅口，此種行為名曰「塞虎口」，顯然是移植自對老虎的信仰。¹³⁸

由此可見，表面上獅子因其威猛體健，加上傳說、宗教與政治力的加持而凌駕於老虎之上；但實際上，虎文化與常民母胎文化層的密切關聯與影響力，卻也是獅子所望之莫及的短處。故在民間文化的運作上，吉祥喜瑞的獅子與威嚴駭怖的老虎，兩者經常截長補短，互為表裡。而在此「獅顯虎隱」¹³⁹觀念的流傳，以及祈求居家平安的功能需求引導下，筆者以為，臺灣、閩粵地區的此類屋頂厭勝物，其獸類造形遂多以獅代虎，一方面繼承老虎的辟邪威力，一方面又增補獅子代表之新的文化信息，因此造成名稱與形象間資訊的落差與混亂。¹⁴⁰

而在所有這些紛雜變化的表象之下，人們對趨吉辟邪意圖的此一內裡核心仍為不變，故不管是名稱還是造形的包裝、形塑，都成為構成民俗符號意涵的充沛能量與所指概念，變與不變實為一體之兩面；一方面民俗文化成為傳統自有其穩定性，另一方面其在傳承和擴布過程中引起的變異，也成為民俗文化自身調適的機制。¹⁴¹

如我們將視野自臺灣、閩粵擴及至華南與東亞，亦多可見與臺灣民宅屋頂「風獅」功能、位置相仿之厭勝物。如雲南民居的屋頂上，常裝設有可辟邪的「瓦貓」，瓦貓又做「脊祥虎」、「吉祥虎」等，一般多裝設於正房正脊中央，民間傳說瓦貓能吃掉一切妖魔鬼怪，鎮宅平安，甚至有招

138 同註2，頁74。

139 「獅顯虎隱」一詞，引自謝宗榮，〈臺灣辟邪劍獅研究〉（臺北：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論，2000年），頁37。關於中華獅、虎文化的關係，前人多有述及，如陳炳容1994年《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莊伯和1994年《臺灣民藝造型》、許蕙真2004年〈臺灣獅文化的圖像分析〉、高燦榮2011年〈再論民居鎮獸的獅虎形象〉等。

140 同註98，頁47。

141 同註125。

財的功能，其造形也因地域差異多有變化（圖26、27）；¹⁴²此外在日本琉球（沖繩）地區，民宅屋坡上亦常裝設以陶燒或灰泥製成的「屋根獅子」，名曰「shisa」（圖28），作單一獅子或蹲坐或趴伏之造形，也具有辟邪止煞的作用，凡此種種皆可見文化傳播與嬗變的多元現象。



圖26 雲南褐釉瓦貓。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27 雲南灰土胎瓦貓。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142 陶書霞，〈瓦貓安放習俗的文化內涵〉，《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2009年），頁54-57。



圖28 琉球民宅屋頂的shisa。

資料來源：詹雅鈞拍攝。

陸、結語

民間物質文化，應廣大民眾之需要而創造，其活絡於特定的時間、地域與族群當中；有時，它會因時空的變遷與需求的轉變而遭到淘汰；也有些時候，它僅改變外在的材質、形式，或者添附、創造出新的文化意義，而依舊流傳下來。其中除物質形體是最外顯易見的，無形的名稱與所依附的文化內涵，往往是最難追索與釐清的。因此對其之研究，除著眼於藝術形象外，還須涵蓋其生成之文化內涵與歷史背景，藉由多重視野及焦段的檢視，方能較清楚真切地把握住該文物背後的脈絡及義理。本文即為對此之一粗淺嘗試。

流傳於閩粵、臺灣地區的此類民宅屋頂厭勝物，具有風獅爺、黃飛虎、瓦將軍、蚩尤、風神、李廣、趙公明等名稱說法，正如《荀子·正名》：「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¹⁴³所言，民俗文物及其文化皆來自民間，只要為民間大眾認同且約定俗成的，就是適宜的稱謂。不過黃飛虎、瓦將軍、李廣、趙公明等人物並不適於指稱單獅而未與武將搭配者，其名稱顯然以風獅或石獅子等較為適宜，但最終還是要以不同地域與民系之在地稱呼為準。

又或如《楞伽經玄義》：「謂世出世間種種名字。或一物一名。或一物多名。或多物一名。皆是世間隨情施設。」¹⁴⁴若我們可以掌握此物之設置緣由自民間大眾對居家平安的祈願之「情」，則從中所映射出的「名」與「相」，雖然看似紛雜無章，卻也顯得在情在理，並更見民俗文化的廣袤與豐厚。

最後，因囿於筆者所知所見有限，對臺灣、閩粵一帶此類屋頂厭勝物之研究仍相當粗淺，尚祈諸方家不吝指教是幸。

143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420。

144 《楞伽經玄義》，新纂續藏經，收入：「網路藏經閣」網站：www.suttaworld.org/collection_of_buddhist/successive_tripitaka/pdf/X17/X17n0328.pdf（2015年6月1日點閱）。

參考書目

一、古籍

- 《山海經》。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元〕脫脫，《遼史》。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
-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臺北：世界書局，1967年。
- 〔宋〕李誠，《營造法式》。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
- 〔宋〕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明〕午榮編，《新刊京版工師雕斫正式魯班經匠家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
- 〔明〕午榮編，《繪圖魯班經》。新竹：竹林書局，2000年。
- 〔明〕陸西星，《封神榜》。臺南：利大出版社，1987年。
- 〔晉〕葛洪，《西京雜記》。陝西：三秦出版社，2006年。
-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一》。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
- 〔漢〕應劭，《風俗通義》。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二、專著

-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臺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1996年。
-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佚名，《山海經》。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吳瀛濤，《臺灣民俗》。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 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臺北：稻鄉出版社，1992年。

-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臺北：武陵出版社，1993年。
- 林金榮，《金門傳統建築的裝飾藝術》。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08年。
- 邱秀堂編，《鯤海粹編》。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0年。
- 孫靜江，《大陳紀略》。臺中：民風出版社，1965年。
- 高燦榮，《臺灣古厝鑑賞》。臺北：南天書局，1993年1月。
- 張祖基，《中華舊禮俗》。東京：日本崇正總會『中華舊禮俗』記念出版與贈書委員會，1984年。
- 莊伯和，〈風獅爺的美術造形與資料舉隅〉，收入《金門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0年）。
- 莊伯和，《臺灣民藝造形》。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4年。
- 許如中主編，《新金門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年。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1985年。
- 陳兆虎等編輯，《生活民藝：傳藝十年典藏精華展》。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13年。
-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臺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金門：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1994年。
-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1980年。
- 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臺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 葉鈞培，《金門辟邪物》。臺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 劉文三，《臺灣早期民藝》。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
- 劉范弟，《善卷、蚩尤與武陵——上古時期一段佚史的破解》。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
- 謝宗榮主編，《驅邪納福：辟邪文物與文化圖像》。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年。

魏慈德，《中國古代風神崇拜》。臺北：臺灣書房，2002年。

鐘敬文主編，《民俗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

Arnold Hauser著、居延安譯，《藝術社會學》。臺北：雅典，1988年。

Edward Shils，《論傳統》。臺北：桂冠圖書，1992年。

シーサー編集委員會，《シーサーあいらんど》。那霸：有限會社沖繩文化社，2003年。

三、論文

三島格，〈獸牌について〉，《民俗臺灣》，第1卷第3號（臺北：東郡書籍臺北支店，1941年）。

朱鋒，〈風獅爺〉，《臺灣風物》，第15卷第2期（1965年）。

呂理政〈聚落、廟宇與民宇厭勝物〉，《臺灣風物》，第40卷第3期（1990年）。

周星，〈風獅爺、屋頂獅子及其它〉，《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山東：山東大學，2002年），頁106-114。

海江田正孝，〈廈門に於ける石と驅邪〉，《民俗臺灣》，第3卷第2號（臺北：東郡書籍臺北支店，1943年）。

高燦榮，〈再論民居鎮獸的獅虎形象〉，《臺灣工藝季刊》，第42期（2011年）。

高燦榮，〈黃飛虎不叫風獅爺〉，《臺灣工藝季刊》，第34期（2009年），頁14-19。

莊伯和，〈風獅爺的美術造形與資料舉隅〉，收入《金門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0年）。

莊伯和，〈潮州風獅爺〉，《漢聲雜誌》，第56期（1993年）。

莊伯和〈風獅爺研究〉，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編，《第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會議論文集》（臺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1991年）。

許蕙真，〈臺灣獅文化的圖像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連橫，〈臺灣贅譚〉，收錄於邱秀堂編，《鯤海粹編》（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0年），頁124-125。

陳磅礪，〈臺灣石獅研究〉，臺北：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陶書霞，〈瓦貓安放習俗的文化內涵〉，《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2009年）。

黃蕙馨，〈共生與疏離—金門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嘉義：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新垣宏一，〈臺南地方民家の魔除けについて〉。《文藝臺灣》，第2卷第2號（臺北：臺灣文藝家協會，1941年）。

新垣宏一，〈臺南通信〉，《文藝臺灣》，第1卷第6號（臺北：臺灣文藝家協會，1940年）。

潘元石，〈風獅爺？〉，《雄獅美術月刊》，第106期（1979年）。

謝宗榮，〈臺灣辟邪劍獅研究〉，臺北：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關華山，〈臺灣傳統民宅所表現的空間觀念〉，收入《中華民國建築師雜誌》，第85期（1982年），頁35。

蘇壽喬，《客俗記》，收錄於邱秀堂編，《鯤海粹編》（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0年），頁248。

四、口述訪談

林姓古董商口述，陳磅礪訪談記錄，2014年4月14日訪談，未刊稿。

林洸沂口述，陳磅礪訪談記錄，2011年5月4日學甲慈濟宮訪談，未刊稿。

施弘毅口述，陳磅礪訪談記錄，2003年8月臺南新美街施宅訪談，未刊稿。

陳先生口述，陳磅礪訪談記錄，2009年2月2日金門湖下訪談，未刊稿。

陳先生口述，陳磅礪訪談記錄，2009年2月2日金門湖下訪談，未刊稿。

五、網路資料

〈四方風獅爺〉（高19.5公分，徑18公分），收入「國立臺灣博物館

- 典藏資源檢索系統」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ms/metadata.aspx?GID=23815（2015年6月7日點閱）。
- 〈四方風獅爺〉（寬14.7公分，高16公分），收入「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http://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ms/metadata.aspx?GID=9123（2015年6月7日點閱）。
- 〈風獅（座獅）〉（尺寸16.5×24×34.5公分），收入「文化部典藏網」網站<http://collections.culture.tw/Object.aspx?SYSUID=17&RNO=MTEyMDAxMTAwMDM%3d>。（檢索時間：2015年6月7日）。
- 〈風獅爺（人物座騎）〉（尺寸12.5×25×25.5公分），收入「文化部典藏網」網站：collections.culture.tw/Object.aspx?SYSUID=17&RNO=MT EyMDAxMTAwMDI%3d（2015年6月7日點閱）。
- 〈風獅爺〉（尺寸，26×17×36公分），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檢索」網站：collection.nmh.gov.tw/zh-tw/C/14/1/1/77675.htm（2014年06月22日點閱）。
- 〈風獅爺〉（尺寸14×12×26.5公分），收入「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ms/metadata.aspx?GID=18288（2014年6月22日點閱）。
- 〈風獅爺〉（尺寸16×10×29.5公分），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檢索」網站：collection.nmh.gov.tw/zh-tw/C/14/1/1/77676.htm。（2014年6月22日點閱）。
- 〈風獅爺〉（尺寸18.3×12.6×23.5公分），收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narchive.nmth.gov.tw/nmth_collectionsweb2/collections_Search.aspx?RNO=2003.045.0001&Page=0&Show=DataList&PageSize=1（2014年6月22日點閱）。
- 〈風獅爺〉（尺寸26×13×12公分），收入「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ms/metadata.aspx?GID=7030（2014年6月23日點閱）。

- 〈風獅爺〉，收入「維基百科」網站：<http://zh.wikipedia.org/wiki/風獅爺>（2014年11月28日點閱）。
- 〈賴永祥講書（18）〉，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www.laijohn.com/works/kangsu/18.htm（2014年3月7日點閱）
- 《楞伽經玄義》，新纂續藏經，收入：「網路藏經閣」網站：www.suttaworld.org/collection_of_buddhist/successive_tripitaka/pdf/X17/X17n0328.pdf。（2015年6月1日點閱）
- 《夢梁錄》，欽定四庫全書，收錄「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193&page=72。（2015年6月7日點閱）
- 《廣博物志》，卷九，欽定四庫全書，頁31，收入「InternetArchive」網站：archive.org/details/06071866.cn。（2015年06月01日點閱）。
- 《魯班經匠家鏡》〉，收入「故宮博物院」網站：www.dpm.org.cn/shtml/117/@/8119.html（2014年11月31日點閱）。
- Ixioini，〈廣東達濠厝頂風獅2〉，zh.wikipedia.org/wiki/File:File:廣東達濠厝頂風獅2.jpg（2015年6月21日點閱）
- 丁觀鵬，〈摹顧愷之洛神圖〉，收入「故宮數位博物館」網站：tech2.npm.gov.tw/literature/beauty/beauty.asp?B=147（2014年6月2日點閱）
- 邱博舜，〈繪圖魯班經〉（2009年9月24日），收入「臺灣大百科」網站：nrch.culture.tw/twpedia.php?id=4862。（2013年8月11日點閱）
- 黃炳欽，〈四面獅吼塑像現身銅陵民居〉，收入「黃炳欽的博客」網站：blog.sina.com.cn/s/blog_c4f4364e0102v1r3.html（2015年6月4日點閱）
- 黃炳欽，〈四面獅現身閩臺民俗博物館〉（2012年8月21日），收入「愛福清網」：news.52fuqing.com/NewsShow-64323.html（2015年6月4日點閱）
- 黃紹堅，〈獨特的風獅爺〉，收入「黃紹堅的博客」網站：blog.sina.com.cn/s/blog_4b531f640102vn5w.html。（2014年6月7日點閱）

A Study of Hong-Sai

Pangpo Chen

Abstract

In Taiwan, southern Fujian and Guangdong, the ceramic talismans, with an image of a single beast or a beast with an officer drawing a bow on its back, are commonly placed on the rooftops of traditional residences of the Han people in order to ward off the evil spirits.

From Qi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 the names of the talismans have varied considerably according to their forms and place of origin. The most notable names are Hong-Sai, Wind God, Chiyou, Huang Feihu, Roof Tile General, Zhao Gongming, Shen Gongbao, Li Guang and Stone Lion.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documents and the materials collected during the field studies in Taiwan, this study is aimed to trace the orig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lismans,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age description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talismans, and to explore the hidden history and the meanings behind the various names of the talismans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context.

Keyword: Hong-Sai, talisman, lion, tiger, Roof Tile General